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一百十五之九

0163695

no.39



163695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五

二十九年大明正統十二年春正月甲子朔百官行望闕禮于景福宮又詣時

御所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丙寅命還給廬重禮職牒司諫院啟重

禮於中宮大漸之時奉藥不謹罪不容貸請收是命 上曰重禮既已

懲矣且終不可不用也○丁卯日暈○禮曹啓歷代科目無定額唐歲

取不下百五十人宋三年一舉多至千五百人本國三年例取三十三

人乙科三人即加擢用其餘三十人分差三館方今參外文官承政院

注書承文院三館奉常寺執賢殿五十七員其間或遷轉或有故窠闕

頗多每於式年外例舉別試緣此近來二十間諸生浮動希望僥倖弊

固不小今三館之闕多至十五况今中外文臣任用之路視古為多

州縣教官皆以教導差下文科出身者十居其一由是學授廢弛文風

不振尤為可慮乞將式年額數三十三人今加十七定為五十人以廣

取士之路下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仁左

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議文科取三十三人之法不知何所據也然

高麗自設科以來未聞過此數而取之也至我朝開國之初文科之數依

已行格例以三十三人為定載在六典其設科取士之數有自來矣况

唐詩曰三十二人走馬回觀此詩則中國古制亦然非本朝無所據而臆定也何至今日而更改成憲乎雖以文官窠闕之多別試之弊爲言然儒官之設非今日而始取士之數亦自古而然尚無大弊儻或有闕負其成均校書有何事務而曠廢耶且別試取士本無定式而出於一時安有有志之士不讀書而專望其別試乎况詞章者經學之枝葉也抑安有不知根本而上製述者乎若以製述爲嫌別試講經亦不難也何必加數輕改 祖宗之成憲乎宜令仍舊○司憲府啓行城之築已遣從事官矣且其民慣於築城雖不遣體察使監督事可濟矣比來年饑民間飢困凡一小官奉使出外州縣供億之費驛路迎送之弊甚多况大臣乎請勿遣都體察使以除民弊不允○戊辰日暈○諭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今聞朶顏衛韃靼與西海野人謀欲寇邊此言雖不可信然賊之詭計固難知也備禦之策毋或小弛○己巳議政府據禮曹啓每式年生負取百人去甲子年停試故生負之在學者少請於今年增取二百人且京都人才所萃漢城試二百之額亦加二百從之○庚午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平安道築行城自碧潼郡小波兒松林峴至于非所里平石築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尺削土八千一百七十八尺

役本道民五千七百四十人又自定寧郡王剛洞口至于獐項峯石築三千一百五十三尺削土一千五百尺有關門瓮城烟臺役其郡民四百人皆以二月十五日起築至三月十五日而止以里計者十五里五十步二尺○辛未日暈兩背兩珥冠○傳旨刑曹予慮獄囚淹滯屢降教旨戒諭官吏且立三限之法期致囹圄空虛俾無冤抑比來獄囚久滯屢至墮命予甚悼焉大抵聽訟務要詳明而尤貴速斷况誤罹刑憲久在縲紲含冤負屈者豈不痛哉其體予欽恤之意移文中外參考曾降教旨及六典教條大小獄辭務令速決○壬申聖節使李堅基奏聞使金何奉勅回自京師勅曰前得遼東都司奏王國移文稱今年四月有野人突入王境殺虜人口頭畜而去及聞李滿住等所管之人累對王國之人言欲報復此必滿住等含憤所為等因已勅遼東提兵鎮守官差官徃女直野人地面挨追近者都督別里格等將所擒王國男婦十人送至遼東已給與衣糧優養其別里格等來京備奏比先女直者兒兀歹等在建州居住宣德八年被王國軍馬槍殺甚眾內槍男婦十口見在王國所遺幼少今已長成委是報復前讎今謹遵朝命送還朝鮮人口請朝廷一體差人徃王國挨取見在人口給還免致彼此讎怨等情詞極懇切誠

可憐憫朕以王爲秉禮之邦若復差人不免煩擾已撫慰別里格等回
衛俟候茲將彼挨還人口付王國使臣李堅基等領回給親完居勅至
上宜體朕此意遣人於境內挨查女直者兒歹等家男婦十口送遼
東撥兵等官處給還其親非特遂彼骨肉之情王之邊境亦得永寧王
素重德義爲賢藩屏宜敦崇和睦保境恤隣用造下人之福副朕一視
同仁之心王其欽承之又賜歷日發還漂風濟州民二人其冠服奏請
則不准金何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我 殿下在位三十年大人在禮部
亦將三十年明知我國之事 殿下敬事朝廷小心謹慎何嘗奏不當
奏之事乎世子冠服與陪臣無別一國臣民日夜顙望 聖恩請更奏
達濬曰纔下 聖旨臣子如何便得再奏爾可申于通政司何遂申通政司
以奏又不准○安平大君瑤奴金伐介居閭延曾被虜久在野人地面後茂
昌千戶李乙孫之女又被虜而去伐介娶以爲妻及其妻刷還伐介竊騎野
人馬隨後逃來 上憐其累年被虜而還特命免賤授上林園副給事○
癸酉議政府據戶曹呈啓竊稽諸司奴婢身貢之法所耕田收稅一石
以上全貢一石以下半貢十卜以下無所耕者全除損實諸道已依此
例行之其試行貢法之道則所居州縣下下年免貢下中年半貢下上

年以上全貢且全貢之數木絲布則二人納一匹絲紬三人一匹正布
獨納一匹然守令於收貢之時木綿絲紬人自各納故未滿一匹而納
半貢者亦如之尺寸分裂未成貨匹不中於用自今正布外木絲絲紬
皆以全匹計納其未滿一匹者以正布折納又東西兩界極邊間延慈
城慶源鏡城富居甲山等地散居奴婢之數不多其身貢納于所居州
縣以備糧餉從之○命立表石于文順公閔頤之墓元敬王后三代
親墓皆立表石○甲戌以骨看副萬戶劉無澄介加萬戶吾都里司直
董敦道加副萬戶骨看司直李汝於加副萬戶骨看司直李都之麼加
副萬戶兀良哈司直伊下所加副萬戶○乙亥日重冠兩珥○黃海道
海州載寧遂安信川江陰等處地震○丙子日暈兩珥背○移御安平
大君塔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義州士官隊長八革四隊副十六革
六設司勇十人依鎮邊例正品五稱展力徒尉從品五稱効力徒尉從
之○同副承旨安質歿賜棺槨米豆三十石紙百卷石灰四十石又賜
祭○丁丑議政府據兵曹呈申洪原縣咸關嶺下新設咸原站土田堵
薄驛吏不得安業况於小邑已有平浦新恩兩站不必加設且咸興府
松峴道路非咸關嶺高險之比亦為捷經使客野人通行之處請德山

站勿移水田平移置松峴西古城平又移新恩站于門巖革成原站其
站吏分屬德山新恩兩站從之○已卯以永興大君琰改爲歷陽大君
李宣戶曹判書黃致身判漢城府事成念祖開城府留守李明晨同知
敦寧府事朴堧仁壽府尹成奉祖戶曹參議韓碩工曹參議趙瑞安承政
院同副承旨○庚辰諭黃海平安江原道監司其道去年飢荒民生可慮
窮材僻巷守令或不巡視使民餓死自今守令日巡民間盡心賑恤且凶
年民飢羸億至春得疾鮮有生者也曲加布置不使飢餓得免殞歿以
副予意○辛巳月掩歲星○壬午日暈○世子詣 英陵行晝茶禮○
癸未江原道監司啓三陟府民古音金妻死僧信沉謂曰燒葬古陵室
則子孫吉古音金從其言燒骨葬于東山伊陵請論如法 上議于政
府曰東山伊陵世傳穆王祖上之陵然穆王自全州徙三陟未久又移
咸吉道其間豈有陵室此必無之事也但外家如崔氏申氏之墓舊皆
以陵室稱之外家以遠墳塚安知其必無耶然外家墳塚盜葬之罪不
可以反逆論事在赦前置而勿論何如右議政河演左參贊鄭采曰東
山伊陵父老傳言 穆王祖上之陵壬申年始行國祭又定守護軍
至辛巳壬午年間罷之然無載籍可攷若果陵室而古音金盜葬則

罪不可赦請遣官辨覈父老之言然後乃定其罪以絕後世之疑右贊
成金宗瑞右叅贊鄭甲孫曰州縣如有胎室陵寢則必有恩例故爭相
讚揚以希上恩若真陵室豈至今日而尚未定耶雖遣朝官覈之不
過父老之言而已勿遣官以仇人墳墓盜葬例論上從宗瑞等議下
刑曹按律罪當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犯在赦前勿論止令移葬○甲申
行成均大司成金泮上書曰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道也蓋唐虞之際
惟時亮天工者無非文武之士而於斯為盛庶績咸熙降自夏商皆不
能及惟周室人才之多乃盛於此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此文王所以得人之盛而賴以長治久安者也今我
聖朝文弘教化武振威風文武吉士濟濟洋洋盛於唐虞之際周室之
多矣然而文武兩科取士之數有愧乎中朝臣竊有憾焉歲戊申臣以
書狀官入朝至漁陽驛見國子學知敦謙問中朝取士之數謙曰予於
甲辰登第黃榜百人書名於黃紙唱之於內庭用之朝廷庶位白榜百
人書名於白紙掛之於外壁用之州郡教授以是觀之我朝文科之數少
而三館多缺誠有如禮曹所啓矣臣久在師席迪知人才之多又為武
學提調亦知武才之多矣乞依中朝科舉之數而折衷之文科紅榜取

三十三人用之於中外庶位白榜三十三人用之於州郡教授
武科紅榜取二十八人用之於中外庶位白榜二十八人
用之於各浦萬戶然八道三百二十餘州縣豈以白榜三十
三人而盡充教官哉自今會試不中者亦并爲教官古者列
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至於外方亦有外史前朝亦置司錄州郡政治
得失風俗美惡莫不備記故人尚知慕其爲善憚於爲惡治隆俗美矣
今皆無之是以凡爲守令者無所畏慕植民之膏斲民之髓貪暴不法
者徃往而見乞依古者外史之法教授官職兼司錄治政風俗美惡悉
書之每於春秋密封送于春秋館轉聞于上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
政治之得失而勸懲之教官於記事之際或以私情枉其是非者痛繩
以法永不叙用如不置外史使貪酷之吏不知畏慕終行不義於六
籍則豈若依六典仍舊三十箇月之爲愈也伏惟察納下政府議之僉曰
不可遂寢○乙酉世子率百官行練祭于輝德殿○卒贊成事柳曼
殊孫副司正柳泗犯罪欲以曼殊元從功臣免上謂都承旨黃守身
曰曼殊同時被罪鄭道傳沈孝生張至和李勳俱以開國功臣削去錄
券子孫不得蒙蔭曼殊以元從獨何與功臣之列乎命削其錄券○丙

丙月掩心星○命停今年春等諸道採金○丁亥議政府啓國家昇平
日久凡民狃於安逸飲食無節家有數斗之穀則不顧將來釀酒糜費
至於事神事佛靡所不爲專仰義倉者滄涌皆是守令若知此弊分其
民戶貧富斂散賑貸得宜則所費少而所施博或失其宜則貧富等受
而所費甚多今以甲子年之事觀之咸吉道只將十萬餘石能救一道
之饑京畿則幾至八十餘萬石忠清道幾至百萬石多少如此懸絕專
是斂散之得失也近來水旱相仍連歲賑恤畜積殆盡民戶貧富守令
不曾分揀置薄及聞國家差入擲簡謀免一時之責賈持米穀倉黃奔
走散之無節故奸猾之民利其受穀雖有穀者窖地以蔽外示飢狀隨
告隨給虛費實多甚者預給米穀稱爲擲簡之米雖至於死使不得食
雖有餓死者亦且諱之若移流丐乞者入境暫不救恤督送他邑監司
及朝官擲簡之際巧飾避罪救荒之事視以爲常貧乏之民未蒙實惠
國庫虛竭亦由於此今當出其不意差官擲簡姑令監司分遣首領官
及教諭檢律驛丞審察賑貸之狀亦自親巡糾治以副盛朝子惠生民
之意且黃海江原平安三道失農尤甚守令救荒勸懲之方不可不嚴
依丙辰年例隨罪輕重除贖或杖七十六答五十後還任其有救荒

有成效者加資勸勵從之○義禁府啓今所辨金山千寶之事留守成
念祖備知本末請囚鞠之 上曰此事初因念祖而發反囚之可乎予
將親問之時念祖以病在家遣都承旨黃守身問之念祖曰臣初爲刑
曹參判家奴豆乙萬曰此童爲千長命之子千寶無疑矣今刑曹欲以
承旨朴仲林奴金三之子金山爲盜主若從之必蒙大罪且天可畏也
臣母亦言爲長命之子臣甚疑之及上官之後言于同列同列皆微笑莫
信臣獨以爲此事關係綱常非本曹所獨盜遂請與三省交鞠耳○初副
司直洪道常女年未許嫁約以觀察使韓惠之子爲婿預納婚書過期不
婚女及嫁年謹寧君禮欲以子達川令論議婚告宗簿寺宗簿以道常
已納惠子婚書不聽至是 上聞之下道常及宗簿提調權孟孫少尹
金安生注簿金彭老干義禁府鞠之時提調皇甫仁在平安道判官朴
審問亦從皇甫仁命義禁府遣吏執審問以來又下書皇甫仁問其由
後義禁府請待皇甫仁事畢上來并鞠之命勿問仍拷訊道常等具服
義禁府啓道常於女子嫁年前違法約婚已爲不可又厭宗親托以辭
婚孟孫安生審問彭老等亦右道常輕慢宗親並照以違親王令旨律
杖九十命皆只令罷職○戊子日暈○遣工曹參判李穰如京師謝恩

表曰睿澤覃施懷綏既篤綸音渙降感激深靡粉難酬驚惶罔措伏
念臣叨襲弊服幸際昌辰願未效於涓埃唯知謹於屏翰何圖賤价之
返優荷宸眷之隆念海船漂泊之艱特令安集憐邊氓俘虜之苦仍命
發還洪私若茲前昔所罕伏遇 陛下至明旁燭大度包容推一視而
同仁慈踰怙恃利萬物而並育德侔生成迺使遐陬獲蒙殊渥臣謹
鯁封述職倍彈葵藿之誠虎拜揚休恒祝岡陵之筭又奏曰今承勅諭
令還女直者兒兀歹等家男婦十口臣竊嘗宣德八年正統二年兩次
所獲人口頭畜零瑣物件仰體勅諭事意盡行送還無有一口存留今
次昔居建州者兒兀歹所索十口若係被虜人數合於宣德八年俘虜
人口追還之後萬住等回報文書必當告說又於正統六年滿任管下
卜刺兀根隨欽差指揮吳良等官前來本國刷還時分亦不告索經今
年以略不告取本賊等違背累降勅旨乃於正統十一年四月突入本
國茂昌地面恣行作賊虜掠邊民分占為奴及蒙降勅責令刷還不敢
違了巧生奸計規免罪惡虛捏奏達情狀明著伏惟聖鑑臣今欽蒙
聖上憐憫小邦刷還被虜人口 聖恩深重圖報無由此小俘虜何計損
益以有為無敢悞不還仰冒 天聰聖慈矜察方物表曰宸眷悉深曲

加撫綏土宜雖薄聊表忱誠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
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一十張滿花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雖
彩花席一十張人參一百觔雜色馬一十六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
般亦寡豈克旅庭之實庶修執壤之儀 皇太后禮物白細苧布紅細
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 中宮禮物同又獻海青二連○童
所老加茂來獻馬一匹○庚寅諭慶尚道監司聞寧海府產出銅石中
深重青間在今遣副司正李昌門取採其餘郡縣產銅之地亦并試之
昌門至寧海時羅洞掘得深重青四錢六分三青八分真實縣柳永谷
得六分青松郡先仇知里得一錢○辛卯白氣見于東南方○壬辰以
李堅基爲戶曹判書李宣知中樞院事權孟慶工曹參判李穰同知中樞
院事文敏僉知中樞院事文汝良守司憲持平全之慶守司諫院右正
言○議政府啓漢城府訓練觀三館於赴舉諸生錄名之時例取錢物
有違於義令彼司禁理從之○二月癸巳朔 世子引見集賢殿直提
學李季甸傳上旨曰用人國家重事前此執政擅權三品以下則不啓
而除用人之法踈矣其後既設保舉廢貶之制又立行守及前銜新進
落點之法堤防已足而用人未精若賄賂之行未知有無然亦未可據

禁至除授之際三品以下一望三人君上未知人品而落點有違用人之意使政府六曹密薦可用之人考其薦之多少擢用何如如此則見薦之人亦未知爲誰之薦矣若所薦不善則薦之者其不愧乎必不以私意薦之矣古人論用人之法多矣博考古制商確以聞李旬稽古制以進因上書曰國家旣立保舉廢舉之法又立行守及前銜新進落點之制選法至爲纖悉猶慮未得其賢欲廣得賢之路此甚羨意也然立法雖羨弊亦隨之姑以已行之事言之保舉使六品以上每當式年薦其七科當其薦時或父子兄弟相爲請之或同寮交友以其親戚相換而薦之甚者親自請囑往往無實之人獨多其薦爲人所笑者多矣廢旣始於唐虞之考績而歷代所不可廢也然比年以來用人一循資格而升黜專在於殿最由是諂媚之風長而廉恥之道喪矣且秉殿最者能公其心而不畏強禦者幾人若門聯閥閱者則雖其不才不能置之於下列其心豈不知不才之可置下列也然見忤於閥閱將爲後日之害故耳此勢之不得不然也行守之法可以杜絕枉濫然是法可畜常流不可以待賢士古人論之詳矣凡爲仕者率皆始於壯年其間雖有才德奇偉之士循資而進歲月已逝易至摧頽摧頽之後雖處可爲之

地豈能如少壯之時乎前銜新進落點之法使用人之權不在於下也
然前所落點者或未見用而後所落點者反見先用則雖無自薦之名
而進退之權實在於下允此四條皆臣所謂立法雖美弊亦隨之者也
然於常選捨此四條又何求哉但當矯其弊而已至於拔舉賢能不
可拘於一定之制若立伸其官以上密薦之法則事雖甚密人皆知其官以
上為薦主其爭趨競進當無異於保舉之弊矣然保舉濶而其用緩密
薦切而其用急弊而後救亦難矣且人情附已者右之不附者外之附
於權勢者或有其才必無其行使辦細務可矣付之大事固不可也
其有才德奇偉之士則其不附權勢也必矣得入密薦之例難矣雖無
好惡之私知人之明聖哲所難人之淺深不可易曉真知賢能之實
而薦之亦豈人人之所能為乎是故明主重舉主唐太宗曰若不得舉
主們由得賢矣真宗曰不若先擇舉主以類求人為今之計莫若先得
舉主耳臣竊念知臣莫如君宸鑑擇大臣之中可為舉主者密令薦進
不便外人知之既薦之後更察其賢否兼採銓曹之議而試用之其人
果賢則不拘資格越序而用之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而後用之之義也若爾則已見用者感其膺恩益勵其節未見用

者亦將奮發興起於善既無立法之煩將有得賢之效矣書上留中不
下○召右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峯右叅贊鄭甲孫命世
子傳旨曰部民告訴之禁許猶在 太宗朝建白行之至今專用然弊
生故分遣行臺問民疾苦稠亦曰若 上遣官特問之則許民悉告無
隱可也近鄉等請遣行臺集賢殿亦言之豈無所聞而然耶予亦有所
聞也然念無知之民陳訴或妄從而罪之是使民言之而反罪之也演
曰若不罪妄告者則必多構誣言以亂國政閱實無驗者當罪之宗瑞
曰行臺固所當遣也且守令以考最拜京官而後發貪污不法之事并
罪監司以嚴黜陟之法 上曰立法則雖至親勿赦其以守令之罪退
論監司一罪之無乃難乎當更思其終演等曰所謂罪者非永不叙
用也量宜科罪以警之 上又曰守令十考十上者超資獎勵可矣然
殿最其能一出於正乎且十上者無乃多乎演等曰十考則必經五監
司矣若非特異者豈能皆居上考乎都承旨黃守身曰昔者諸道監司
殿最甚輕自憲府審駁之後殿最稍重今立此法則十上者寡矣甲孫
曰臣嘗任監司守令之可居上考者不過一二我國人才本少監司尚
未精擇况守令乎例皆平平之人黜之則代者亦如之或反不及徒有

迎送之弊故於殿最或上或中使不迤任而已京官僚佐非二互相
可否監司以一身專制方面民之休戚係焉尤不可不擇今材爲堂上
官卒多爲之諳鍊宰相以爲秩高而不遣包自今雖太曹判書亦許爲
監司奉曰不在職之高下在其人賢否 上曰六曹判書其職甚重中
朝六部尚書久於其任我朝不過三四年宰相之數不多更代爲之若
監司無其人或遣按廉何如演等皆以爲方面須用重臣按廉位卑不
可遣也宗瑞曰與其用衰老大臣而無益孰若擇賢按廉之爲愈也守
身亦以按廉秩卑爲言 上曰雖秩卑者特賜儀物遣之何不威重許
令張蓋持鉞而行何如演曰若遣按廉依監司例賜教書借銜臺省率
吏卒以去可矣 上又曰守令三十年政績予嘗以爲出於公論或有
請托而得之者亦未可信也○甲午還御景福宮○野人萬戶金時具
等七人來獻土宜○論全羅道監司李思任前此火炮之制失宜矢不
及遠盡皆無用予深軫慮屢更其制然後藥力十倍夫石遠到去歲乙
丑下三道適歉然以禦侮之備不可小弛分遣監鍊官盡廢舊器而新
鑄之此卿所知也今遽欲請罷予不取也其速依舊鑄成仍命全羅慶
尚道姑停焰焞煮取以寬民力時焰焞監役官藥匠年年橫行郡邑侵

漁故民甚苦之○忠清道監浦任故郎將崔澤妻淑人金氏年百六歲
賜米十石○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諸道守令萬戶或因父母妻之病使
其子姪申呈請假甚爲煩冗今後父母病則各於其道監司呈辭監司
計其程途遠近依京官病親呈辭給假例三日以上程給三十日六日
以上程四十日十日以上程五十日十五日以上程七十日移關該曹
限日內還來者隨即改下過限者適差妻病勿許給假從之○乙未論
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監司年前農事雖不至凶歉亦不可爲豐稔道
內饑餓之人予雖不論卿所當恤但平安黃海江原道失農尤甚人民
流離處處行乞慮恐官不及知未盡救恤或致殞命卿等曲加賑恤俾
免餓殍以副予意○世子上食于輝德殿○丙申論慶尚道處置使今
聞對馬一歧肥前州倭等相結爲黨欲於二三月間作賊修其舟楫但
未知所向耳卿密問商倭以啓○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慶尚全羅等道
試行米布相換之法民不樂從請罷之從之○丁酉慶尚道都節制使
李澄玉辭職曰臣父年九十六歲餘齡無幾特蒙 聖恩來任父鄉近
地以便覲省然解職還家以終其養 從之○戊戌議政府據刑曹呈
啓贖者所以代罪也承差使令或因犯人教唆或因自己讎嫌誣指族

親妄稱負債威逼徵贖者間或有之其人亦畏威不敢訴冤官吏亦不
之察無辜之人傾財破產非唯冤怨不貸有違徵贖本意今後如此使
令隨即依律罪之定其軍役官吏知情者并令罪之從之○辛丑禮曹
啓今生自取一百人等第之數宜倍前額一等十人二等五十人三等
一百四十人且當 王后期年之內停遊街慶賀應榜謝恩謁文廟用
吉服東宮肅拜及各司拜謂白衣黑頭巾黑帶從之○議政府據禮曹
呈啓令賊吏李正文子處恭欲赴舉竊稽宣德七年教旨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古之厚賞贓吏子孫有才行者隨例叙用因此金漸之孫
渾辛以剛之子盤石已令赴試處恭亦依此例從之○壬寅世子上食于

輝德○癸卯命臨瀛大君璆歷陽大君琰分管鍾城穩城京在所事

○甲辰傳旨吏曹守令殿最之法雖嚴考滿遞任之際或十考十上者隨
例除拜上中相間者反居高選非惟褒賞之典不明賢否混淆有累銓
選之法自今十考十上者起一資除授以爲恒式○乙巳副知敦寧府
府事閔騫上書曰臣近日奉香往開城府觀音嶺行水陸齋其所屬
田雖百結半在京畿左道冰合則未及漕轉三壇供米皆得於市
展轉相賣或雜魚肉豈無腥膻之氣乎今此水陸非徒佛供乃為 祖

宗可不敬哉臣以為西藉田距寺不遠以藉田所出量宜題給減其寺所屬田甚為便益且臣道經朴淵福宇類傾不殺風雨又去年春祭于公州熊津奠獻禮物或代以他物允所施為不合於儀此臣之所憾憤也乞名山大川壇及一應祭所依巡陵例每歲春秋遣官巡審類傾者修之破毀者改之允不如儀者一皆點檢以新祀典下禮曹議之禮曹啓諸道壇廟巡審之法已立不必更議西藉田本為祭享而設不宜用於佛寺從之○丁未聘參議韓碩棺槨米豆十石○戊申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輝德殿禪祭儀十五月而禪前亨四月謦事院請齋戒三日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並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宗親文武百官及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各清齋一宿前一日殿司帥其屬揚除殿之內外王世子具深漆灰色衣烏紗帽黑角帶白靴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王世子就齋室侍衛如常執禮設王世子位於殿東廊西向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內大君諸君位陪祭位於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書使陪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若內庭狹窄則設贊者位於外庭東

階之西 設宗親文武百官位於外庭文東武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

相對為首 宗親每品班頭別設位大設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 書

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宮園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

祝版於靈座之右 有 陳幣籠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靈座前

次設祭器賓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雞彝一 賓明 烏彝一 實爵 犧尊二

一 實明水 象尊二 實明水 為三行 第一行雞彝鳥彝第二 皆加勺罍

北向西上 元尊實明水為上 設瓚盤一於尊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 盥洗在

在罍在洗東加勺筐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若洗爵則又 亞終獻洗又

於東南北向 盥洗在東 罍在洗東加爵筐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若洗爵

又實以爵二 設諸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 改三更

事用丑 宮闈令整拂靈幄典祀官殿司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

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二刻宗親及百官皆就門外前一刻亞獻官

以下諸執事皆就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四拜

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

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

平身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奉

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入就位謂者引亞終獻官入就位官闈令開匱

奉出袖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瓚拭瓚

洗爵拭爵置於籩奉請尊所置於站上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

禮王世子出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位從官朝執禮曰四拜哭副知

通禮贊請鞠躬四拜哭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終獻官及宗親

百官同贊者亦唱先拜者不拜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王世子哭止與平

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副知通禮引王世子詣盥洗位北

向立翊衛一人跪取匱興沃水又一人跪取盤承水王世子盥水翊衛

跪取巾於籩以進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籩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從官朝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爵從者

以瓚受酒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入詣靈座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

人奉香合跪進又一人奉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官奠爐于

案從官以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從官從官以授

大祝從官以幣籩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以幣授從官奠于

靈座前允進香進瓚進幣皆在東西向奠爐是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

平身引降復位少頃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

皇朝禮記卷一百一十五

尊者舉罍酌醴齊從官以爵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靈座前

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爵獻爵以爵授從官

奠于 靈座前有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小退北向跪大祝進 靈座

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

亞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悅手訖謁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

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盞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入詣

靈座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

執事者奠于 靈座前有謁者贊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謁者引終獻

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哭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

拜哭 王世子鞠躬四拜哭盡哀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贊者亦唱副知

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 王世子哭止與平身亞終獻官及宗親百官同

贊者亦唱副知通禮贊請哭止與平身 王世子哭止與平身亞 獻官及宗

親百官同贊者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還齋室謁者引亞終獻官出奉禮郎

分引宗親文武百官以次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執

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

次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儀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

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奉祝幣瘞於坎俛司進無楊赤色黑

衣王世子改服乘輦還宮如來儀亞終獻官內大君君執禮一從三大

祝一文官四品官闈令一內侍府六品謁者一奉禮贊者二贊贊引祝史齋郎各

一皆參外執尊者二六品一爵洗盥洗各一皆六亞終獻官盥洗一外參從

官四書筵事及翊衛二副知通禮一監察一祭文式與虞卒哭祭同英

陵禫祭儀獻官守陵官及諸執事各服其服俱就紅門外時至謁者

贊者先就拜位四拜訖各就位謁者引監察典祀官及諸執事入就位

四拜訖謁者引獻官及守陵官入就位贊者曰四拜哭獻官及守陵官

典祀官鞠躬四拜哭盡哀先拜者不拜謁者引獻官詣盥洗位盥洗訖

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酌酒謁者引獻官詣

靈座前北向跪三上香獻爵奠爵俯伏興小退跪大祝讀祝訖獻官俯

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酌酒詣靈

座前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

儀訖引降復位贊者曰四拜哭獻官及守陵官典祀官四拜哭盡哀哭

止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出守陵官及典祀官亦以次出謁者引監察及

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四拜監察以下四拜訖謁者引監察以下以

次出謁者贊者就拜位四拜而出祭文式與四時大亨同○先是儀注
詳定官撰嗣王即位儀冠服吉凶之制未定然古制以進周成王崩康王
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王既受顧命出在應門內諸侯入再拜
出王反喪服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大師
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叩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聖人復
起不易斯言矣潘子善問蘇說朱子答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
同盖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
以為己私服也鄒氏曰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乃禮之權若國有
危疑亦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絕覬覦也二說不可偏廢朱子又曰康王
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
之職只得除之陳氏曰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
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也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莫如兩存之 上下政府以
議右議政河演曰麻冕黼裳之制後世無傳自漢以後歷代新主即位
或冕服或吉服其制不一今中朝新 皇帝以冕服受顧命即位群臣
亦用朝服正朱子所謂雖先王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之義也乞依
時王之制領議政黃喜右贊成金宗瑞左參贊鄭萃右參贊鄭甲孫

曰周家麻冕小變其吉自後或用吉服或用冕服然初喪純用吉服未可也傳授大事也純用凶服亦未可也酌吉凶之中嗣君用玄衮袍翼善冠群臣用吉服傳旨集賢殿曰服之吉凶蘇氏朱氏之說有之固不可輕易論定鄒氏之說亦未定也今玄衮袍翼善冠之議予以爲不可翼善冠玄衮袍制度甚簡本欲便作事也新君即位莫大之重事而用便服可乎且織金龍章比之紅紫何輕重之有予謂此禮古人所難定與其用吉而不忍於心寧用凶服而失於厚然古人不行之禮以一時斟酌而定使後人譏其不祥可乎直提學金汶副校理金禮蒙李賢老修撰梁成之成三問副修撰鄭昌李芮博士柳誠源李克堪曰蘇氏雖以康王之事爲非禮然朱子及葉呂陳氏皆未嘗必取蘇說况召公畢公以盛德元老當國大事必相與反覆熟議決不草草爲失禮之舉也自後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吉服今中朝亦用冕服乞依成周及時王之制直提學金新民應教崔恒校理申叔舟曰新君即位其禮固爲當嚴然方痛楚擗踊之際遽服鮮華情所未忍先儒之說不同鄒氏折衷之以蘇說爲禮之正朱說爲禮之權而兩說不可偏廢者蓋以蘇說爲當重違朱說以爲辭耳觀其國有危疑亦可行權之說則二家

之說不待辨而定矣夫即位重事也固當守正而行之豈可從權乎况服先君之喪守先君之命又何必去凶用吉然後乃爲得禮乎臣等謂嗣君即位宜用白服雖白服於即位之禮有何不嚴乎直提學李季甸博士韓奕曰天下之道有經有權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康王冕服出於一時之權非萬世不易之常經也危疑之際因時之宜以行權禮可也據此爲法恐未可也觀朱子只得除之之語則假使處制禮之職必不以此立萬世通行之典也傳旨與其用吉而不忍於心寧用凶服而失於厚此至當歸一之論也宅憂凶服禮之正也後人何譏其不祥乎必以冒凶當吉爲祥實未知其可也請從蘇氏之說應教魚孝瞻曰經權固皆聖賢所不可偏廢然自古未聞制變禮而垂憲萬世者也朱子曰設使制禮只得除之此不易之定論也如欲制禮當據經爲法其禮之變者則固當隨時而處中也今欲特制變禮以立萬世通行之禮則恐或起後人之議也按理李石亨曰制禮作樂成周之際極盛極備後世莫能議之叅酌康王麻冕黼裳之制不用盛服以示不得已之變禮不用凶服以重繼統先君之位之禮用玄衮袍翼善冠群臣用吉服不用奏樂舞蹈山呼以爲後世通行之典上又命政府六曹同

議黃喜河演金宗瑞鄭采鄭甲孫及禮曹判書鄭麟趾工曹判書金孝
誠察判權孟慶兵曹判書安崇善察判趙克寬戶曹判書李堅基察判
閔伸刑曹判書尹炯察判姜碩德吏曹察判柳義孫議竟以冕服爲定
○己酉諭慶尚全羅忠清黃海平安道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向化倭
也馬沙只來言一歧州上松浦對馬島倭二月發船向中國作賊去已
亥年倭入寇中國因掠我邊是其驗也公邊防戍益加隄備○黃海道
監司啓道內飢民受賑濟者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八人不特止此舊穀
漸沒飢民日增臣與首領官雖分道巡視然幽僻鄉村未能及期巡審
賑恤請遣朝官從之乃遣守仁順府少尹李宗謙爲救荒敬差官○庚
戌取生貧卓中等二百人放榜于勤政門上不御殿侍臣侍衛如儀
○辛亥傳旨健元陵齊陵獻陵來脉細路禁絕行人故附近居民不得往
來耕田不無愁怨除行路人外旁近居民往來耕田姑停禁行以待更
議○杖許孝同全家入居于茂昌郡杖善非安置珍島善非萬戶尹卿
之女以處女居父喪與孝同相奸恣行淫穢憲府鞫治罪之○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咸吉道安邊德源龍津文川高原永興預原等官入居民
五百九十餘人平安道江界間延茂昌理山慈城渭原等官入居一百

七十五戶逃亡請令捕捉還入居以實邊塞從之○壬子遣宦者李穆
李春于黃海平安道巡視飢民○癸丑議政府啓續典府吏胥徒告其
官貪品官吏民告其監司守令者非關係杜稷安危及非法殺人勿受
其自己許寃則受狀改分揀若事已施行不可追改謀欲報復稱爲寃
抑而告訴者勿受正統八年教旨自己許寃從正分揀毋坐官吏以全
尊卑之分然自己寃許可以改正之事非特奴婢田地誤決以至賦役
不均征斂過重糶糴加減等事雖是民之通患亦是一己私寃一切聽
理可矣無知人民扭於告訴之禁且官吏不罷仍舊在任故所告雖小
遭虐必大民皆含禁不言寃抑莫伸攸司不察教旨本意雖有寃許可
以正改之事而指爲部民所告亦不聽理反加罪罰遂使良法美意湮
沒以致下情壅塞猾吏日肥民生日瘁其弊莫甚今後一應改正自己
寃抑之事並令陳訴推劾改正之際輕事外其貪婪虐民之事發露則
以卑下之告雖不加笞杖隨其輕重即令罷黜以安民生從之○遣通
事金辛于遼東告入朝火者張智生親喪又咨曰商倭也馬沙只言對
馬一歧島上松浦等處倭人修治五十餘船欲於二三月間入寇上國
沿海之地此言雖不可信然係邊境聲息爲此馳報○世子上食于輝

德殿○義禁府啓私婢內隱金與奸夫阿乙丹殺其夫金奉請陵遲處死阿乙丹亦斬從之○甲寅議政府啓失農諸道人民就食他道者當關津冰解之時舟楫未易通行或日暮未渡且無資糧露宿草地飢凍致死甚可慮也請於中外關津兩岸置賑濟場官給米醬救恤令還本處從之○乙卯議政府啓賊人被獲誣指離嫌之家及有錢人戶爲窩主同黨官發使令收奪財物其家畏賊含怨報復不敢辨訴官亦不察例以無主贓物公然用之不以爲恠且一應犯禁沒官之物亦官自私用皆爲未便自今雖指窩主同黨者官吏覈實乃坐其無主贓及犯禁之物移關戶曹區處毋得擅用違者司憲糾理從之○丙辰改茶房爲司尊院○丁巳諭京畿江原平安道監司戶曹判書李堅基啓善梗沈水曬乾麤末三匙糙米末一匙菜一握鹽醬半匙水一鉢鉢和均作粥一人食之可療一時之飢亦不浮腫依此法試之如可救荒偏曉民間○戊午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近者受教諸道焰燄煮取以愚惑官奴助役使不與知以秘其術然雖愚惑者累日從事則豈無可知之理今後分遣敬差之時每所焰燄匠一人取土匠一人助役五人皆以軍器監慣熟者送之隱密公廨閉門煮取毋使外人得見從之○庚申設水碾

水碓于戶曹之南尋罷之○三月癸亥朔議政府右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贊察鄭峯右贊察鄭甲孫來問安仍啓曰近年除常察視事臣等請於六衙日詰闕問安啓事命以初一十六日爲定未幾除十六日故臣等及六曹參判以上只於初一日問安今又命除之臣等以爲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雖一日不廢定省之禮者父子至情固不得不爾也若今月以有故而廢之來月亦如之以至終年而廢之則非特情意否隔固非臣子奉上之道也 上曰適以迷疾特命除耳卿等之言然矣予當受朔日問安之禮○乙丑禮曹啓今年文科漢城試三所講經分數多少懸絕若三所舉子合其講經分數而分二所製述則必有不均之嘆初分舉子三所之數既均今年除分二所姑於講經三所各令製述一所取十四人二三所各十三人從之○遣右贊成金宗瑞于忠清道審定泰安等處柵堡○丙寅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沿邊烟臺造築之式腹裏烽火排設之制及監考軍人勸勵完護之條參酌廢鍊後錄一沿邊各處烟臺造築高二十五尺圍七十八臺下四面三十尺外掘塹深廣各十尺皆用營造尺又於坑塹外面設木杙長三尺削皮銳上植地廣十尺臺上造假屋藏兵器及朝夕供用水火器皿等物看望人

十日相廵守之新舊間絕糧時所在官及監司節制使隨宜補之監
考及烽火海望人戶貢賦外雜役一皆蠲免一監考勤謹者每六年一
次散官職除授烽火海望人能告事變捕賊者依續兵典叙用行賞其
餘各人依船軍例計其到宿差海領職一腹裏烽火非沿邊烟臺之比
勿築臺於在前排設峯頭除地築烟竈上尖下大或方或圓高不過十
尺且繚以垣墻以避惡獸一烽火有事則監考即告于其官無事則每
十日一告傳報監司每四季月移牒本曹以憑後考監考及看守人勤
慢監司守令無時考察軍器點考敬差官亦並檢覈啓聞從之○丁卯
集賢殿直提學李季向投書于都承旨黃守身曰文科漢城試講經分
三所製述分二所已有成規初分三所不論才之高下但以人數定之
耳及講經之後可以知其優劣也以此等其分數分爲二所而製述之
真取人之公道也儻曰試官所見不同高下有異講經已有成法安有
出比妄爲高下哉要避過歇之名強欲下之亦非取人之公道也今聞
講經入格者一所二十八人二所二十九人三所三十七人三所人才
如其不同若三所各取之則所取只在所講之人其中必有遺珠之
嘆亦必有作虎之弊矣是豈公道也哉臣未知已成之法之壞不出於

未講之前而出於已講之後是議之出自何人也爲何所也臣則以爲
決非取人之公道也如不得已而分三所則合三所所講分數等其高
下以次而分爲三所則才者不聚於一所不才者亦不聚於一所不爲
才者之不幸不才者之僥倖也又不得已而各以所講取之則講經所
入最多之處取十四人差可耳如其可採轉聞于上守身以啓 上問
守身及左副承旨李純之皆曰禮曹之啓為是命仍舊分二所製述時
李旬以漢城試三所試官在試院以為或有爲子弟建此議故投書言之
○茂辰世子上食于輝德殿○盜竊 英陵鑰銅器命刑曹義禁府漢
城府分捕廣州果川龍仁等處○已巳義禁府提調李渲李堅基李
承孫委官鄭甲孫大司憲李季隣知司諫鄭之澹啓朴仲林欲以千長
命之子千寶爲其奴金三之子金山姦詐之跡已露不可掩也巧飾萬
端尚不承是宜拷訊以得其情今只今據證定罪 上恩偏重爲仲林
者有愧輸情之不暇猶曰一息尚存誓不承服其不知 上恩言辭悖
慢莫此爲甚况義禁府豈宜不能取一仲林之招乎請拷訊得情以懲
奸僞 上曰仲林年老且爲舊臣遽爾拷訊予以爲憐然事關父子之
變須待拷訊乃得其情則予何不從渲等更請之 上曰明日六曹參

判以上會議于政府右議政河演吏曹判書韓確參判柳義孫兵曹判書安崇善參判趙克寬刑曹判書尹炯參判姜碩德戶曹參判閔伸及宣堅基承孫甲孫季麟之澹議曰諸證既白無辭可明而尚不承宜當拷訊禮曹判書鄭麟趾獨曰此獄本爲辨父子真僞其父母已吐實諸證皆具不必取仲林之招而後決也但仲林教唆詞訟變亂黑白之罪爲可窮問然此事干奴主不宜更加拷訊 上從麟趾之議○議政府據刑曹呈啓續刑典甲午六月二十八日以前二品以上公私婢妾所生男女以自已奴婢贖身三品以下九品以上賤妾子孫能自續者聽三品以下及於子孫而二品以上止於子女甚爲不可乞從三品以下例許子孫贖身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銃筒衛之數二千四百而一時難以充之今春始取才充差及秋入審其不入格而三走三力者於防牌攝六十並皆充差且差備軍爲中樞院乃上天護軍等丘史而設也然入屬者鮮少自今銃銅衛防牌攝六十不入格者其餘閑役人欲入仕者先屬差備軍仕多者從自願司僕司饗忠扈衛諸負定屬若諸負之闕有限不得入屬仕滿十五朔以上者依甲士別侍衛都目當次才不入例攝隊副充差從之九軍士取才不入格者謂之才不○辛未

世子詣 英陵行晝茶禮○壬申以歷陽大君琰改為永膺大君韓
確判中樞院事朴從愚吏曹判書金允壽咸吉道都節制使○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 輝德殿四時大享及俗節別祭鄉唐樂器及工入冠服
依 文昭殿例製造從之○甲戌 世子行寒食祭于 輝德殿○司
憲府啓校理朴彭年不能諫父不義已為過矣又矇矓上書有違事君
父之道請治其罪諫院亦言之 上曰彭年悶其父罪上書告寃出於
迫切而然也何以罪之○乙亥論平安道監司權克和予聞平安之飢
不若黃海遣人巡視則祥原郡飢死者十三人浮腫者十七人其餘飢
戶亦多每壯男一人日給米二合豆一合女一人米豆各一合老弱專
不賑恤或至三四日不得食將死者甚衆予實驚惕一邑飢民尚且如
此一道之民飢饉致死者未知其幾何黃海道失農尤甚然聞監司盡
心救恤民之死亡不若平安之甚也卿受一方之任生民之命懸于一身
何不之恤使民飢且死如此其多也委任之意掃地矣自今勿復如此
毋使一民飢餓以副予意○丙子命都承旨黃守身議于政府曰今李
穆馳啓祥郡飢死者多是必監司荒政陵夷之使然也予欲執致問
罪然以宦者之言進退大臣有乖大體為遣朝官更加覈實如何如將

執致以其道守令之賢者攝監司之任以幹救荒之事手抑更擇大臣以代之乎且令體察使皇甫仁權行其任耶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右叅贊鄭甲孫曰不以宦官之言進退大臣 聖教甚當宜遣朝官覈其虛實若實則監司首領官執致鞫問救荒之事委皇甫仁管治從之遣判軍資監事李仁孫于祥原等處審視之○丁丑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家禮大祥後婦人以鵝黃青碧白爲衣履其金朱紅繡皆不可用東宮五承徽祥祭後心喪三年服色依此制從之○戊寅傳旨承政院大抵人君克勤無怠乃可以安享天祿然年既衰邁則氣力從以羸憊今予氣力之衰年加月增日甚一日雖欲自強恐有後悔自今事大用兵祭享堂上官除授科罪等事外其餘細務悉令世子裁決其草教以曉中外右議政河演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因問安來啓曰聞 上體違豫不勝驚惶 上以疾欲願養臣等不敢違也刑必煩冗不可親聽三品以下除授亦可已也但新立條章干係大體須當 聖裁且不必下教書只以傳旨下本府以諭百官便從之遂傳旨政府曰事大祭享內別有所議事大小用兵堂上官除授科罪新立條章外其餘細務亦令世子聽決○工曹判書崔胤以老疾乞退○遣前兵曹佐郎曹彙于

對馬島禮曹參議李先齊致書宗貞盛曰足下能繼父志誠心効順久而不懈哉 殿下深嘉之遣官賚酒饌勞慰且聞足下遇災特賜米豆布貨等物具在別幅燒酒三十瓶清酒一百瓶挂茶食燒餅各二角清蜜五斗天鵝五隻乾大口魚二百尾鮒魚四百尾鯉魚五十尾青魚二十尾松子二石乾柿五十貼白米三石粘白米蕎麥米各二石小豆一石麥末二石特賜白細絲紬白細絲布各十匹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五匹糙米一百石黃豆五十石去年貞盛家火故云遇災○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設科取士本欲得人歷代莫不重之高麗之季科舉之法大毀赴試者率皆倩人代作掌試者務欲先取所知競行冒濫恬不知愧國初除去積弊一新科目逮至于今防禁益嚴然法久而弊歲甲子試有借代製述者推明科罪永立停舉之法若禁之不嚴則漸至陵夷整復如前大抵臣子仕進之初先行詐諉心術已毀餘無足觀自今舉子借他人製述者及爲人製述者中間相通者依對制上書詐不以實律杖一百徒三年永不叙用其考試對讀封緘收卷等官及吏典漏洩題文者潛通頭詞者規向封名者要認筆迹者知情者故縱者亦依右律論之永不叙用其餘使令僕隸之類犯法者杖一百徒三年以杜冒濫之門以正科舉

之法武科試取一應詐誣之事亦依上項例施行從之○庚辰議政府
據禮曹呈啟京妓一百二十五人其數過多允使臣及內宴時女樂四
十人雖加一部亦不過八十人蓮花臺六人補數十四人並百人以為
定額其餘二十五人革之從之○辛巳平壤土官司獄署令金幹來告
承政院曰前年所捕大成山賊四十餘人分囚諸郡平壤囚二十餘賊
去二月二十日未沒劫打守卒成群反獄九人逃出臣承監司之差
追及迎曙驛賊發矢拒捕臣射殺二人又擒賊一人及官婢一人餘則
逃政院以啟即命刑曹推鞠賊倘論平安道叅差官李仁孫曰大成山
賊非他強竊盜之比實是草賊今聞金幹言當初捕獲之時遣人單弱
以詭計幸而得捕是危殆之道也雖云賊徒甚衆廣布耳目輒知官家
動靜捕之為難然大發軍兵圍大成山數重持久則小醜盡飢不勞自
殲何不如此為之乎且此賊自書公然反獄而逃常時牢獄禁令之疎
明矣如此大賊捕繫有年迄今未決使致逃亡甚可恨也上項事由推
覈官吏以聞其見囚大成山賊罪狀並鞫以來期欲速斷以懲其惡幹以
功超二資授京職時連歲旱荒草賊群聚據大成山為窟穴分群作隊
帶甲佩劍持弓矢火民廬舍殺害人物掠奪財產與衙吏官奴連結為

援官欲捕之即相密報鮮有獲者 上再降諭書搜捕乃得四十餘人
其黨又在開城府青石洞以時竊發有知碧潼郡事者將之任道經青
石洞行數里又有三四人乘驛隨其後賊數十人持兵欲奪馬驛吏以
告郡事郡事欲彎弓射之賊登山而走遙謂之曰莫謂吾矢不及爾也
吾與爾何相厄哉郡事以衆寡不敵遂過行○壬午議政府啓雖有良
田必以時耕種以盡人力將有秋成之望無恒心者或不預蓄穀種而盡用
之及其勸耕之時畏其督責雖治其田而實不播種若已種播然者遂使
沃饒之田陳荒虛棄實爲未便今依貢法陳荒田地隨年分收稅之例損
實各道州郡可耕田地陳荒者酌其中數爲半收稅以懲姦民不種欺
妄之罪議者多非之曰此豈撫民之政事竟不行○世子上食于 輝
德殿○癸未議政府啓奸詐無賴之徒不事農業日以盜賊爲生者古
今通患然近來農事不稔民生艱苦群聚爲盜者比古爲甚至於都城
之下亦且劫奪財物盜竊牛馬放恣無忌軍國所重馬匹及農牛殆盡
實爲大患弭盜之方不可不急竊稽元典一款如有賣農牛於韃鞬禾
尺者及韃鞬禾尺皆論以宰殺牛馬律身充水軍有捕獲露告者以本
人家產充賞續典宰殺牛馬者漢城府及五部痛行禁止犯者依元典

施行盜殺者杖一百刺字身充水軍捕獲充賞亦依元典又明火賊劫掠人家隣里人聚會追捕如有罔聞知不救者以知情不首律降一等論罪里內有從來不明鞍馬衣服財物用使者及無故聚會昏夜出入者許四面隣里人告官不告者亦以知情不首律降一等論罪宣德十年九月受教賊徒如有良心而欲改行者聽其自首免罪仍令告其黨一人至九人者賞縣布五十匹十人以上者一百匹如有告捕獲得成黨爲積年受害者不拘人數從重賞之百人以上及盡告中外賊黨捕獲無遺者良人賞職賊人免役俱給犯人家產其中憚於現告者聽其密告勿使他人知其告者之名賊在遠方給馬捕獲近則親往捕之正統四年閏二月受教盜賊雖一人生擒則餘黨亦現生擒一人以上者賞職有職則陞品不堪從仕者賞縣布五十匹仍給犯人家產因此賊黨捕獲者多則每五人賞職者加賞賞布者加十匹正統八年八月受教每月初一十六日取甘結于各坊管領以問里內盜賊有無後若有其里盜賊見捕則并罪管領九月受教外方盜賊以其贓賣于京城京賊盜賊賣于外方村民及白丁互相轉販守令使監考里正察其如此賣買者捕之關津亦依曾降教旨凡中外所決盜賊年歲容貌明白道簿

如有逃亡來往者譏察捕獲違者罪其官吏賊人所居里正等畏賊報復不告者頗多依京中管領例亦取甘結如此捕盜之方累次申明纖悉無遺而官吏束之高閣不能奉行雖或捕盜但治其罪不論管領里正隣里不告之罪故雖知有賊以為徒取讎怨而無益於我率皆不告民不信法而法不能行非細故也乞自今捕盜論賞行罰之法一依上項六典及受教使民皆知立法慎勿廢閣且賊人須匿幽僻空家及市井人家窩主亦利其分贓相為表裏販賣以生若絕其羽翼無所倚寓亦是弭盜之策也中外盜賊窩主依律論罪後兩界極邊全家入居家舍沒官以絕根株以戒後來從之遂下書于諸道監司諭之○甲申司憲府啓慶尚忠清道前年農事稍稔但貢法年分過高收稅以重且因公私負債之徵儲蓄殆盡若不發倉以貸恐不得及時耕種請遣官巡視發倉賑貸以捕不足 上曰若等之言然矣將議于政府○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昭憲王后輝德殿禫後四時臘享俗節別祭用樂時初獻樂章記德撰述亞終獻樂用 文昭殿太祖室亞獻維皇曲終獻請東方曲從之其初獻樂章曰思齊 王后坤元厚德丕闡內教化形于國螽斯麟趾長發其祥於萬斯年不顯其光又啓 輝德殿期年後四

時大享及臘享 王世子行禮儀前享三日詹事院請齋戒 王世子散

齋二日於別室致齋一日於齋室 凡散齋不吊喪問疾不聽樂有司不

申刑殺文書致齋唯申享事 凡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並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於享所 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

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

事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諸從官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及工人俱清

齊一宿 享官以下凡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禪前無工人 前享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

內外 王世子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 王世子

就齋室侍衛如常典樂帥其屬設樂部二於殿階上及庭俱北向 禪前無樂

執禮設 王世子位於東廊西向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 王世子位

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執事者位於 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

位於其西 書吏陪其後 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者贊引在南差

退俱西向北上設典樂位二於樂部之北俱北向 禪前無樂 享日未行事前

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 神位之右

有陳幣篚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

尊於戶外之左春夏雞彝一 實明水 鳥彝一 實爵 犧尊二 實明水 象尊二 實禮齊

一實明水山疊二一實清酒為四行第一行尊第一行雞第一行象第一行尊第一行山疊秋冬

及臘一實明水黃彝一實明水著尊二一實明水壺尊二一實明水山

疊二一實清酒為四行第一行尊第一行單第一行尊第一行壺尊二一實明水壺尊二一實明水山

上九尊實明水設瓚一於尊所又設幅酒爵有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

盥洗在東爵洗在洗東加勺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

亞終獻洗又於東南北向爵洗在東疊在洗東加勺在洗西南肆實以

巾若爵洗之篚則設諸執事盥洗於亞終獻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

點行事用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寶饌具畢贊

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亞終獻官及諸執事具服皆就殿

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庭殿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典

樂帥工人入就位贊引監察及典祀官請執事入就庭殿拜位重行北向

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贊引監察就位贊引諸執事請盥洗位

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監察就位贊引諸執事請盥洗位

盥訖訖各就位謁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入就位宮闈令開匱捧出神主設

於座覆以青等巾設几於後執事者詣盥洗位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

於篚捧詣尊所置於站上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禮 王世子具

服以出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從官翊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

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殿座四興拜平身樂止亞

終獻官同拜者亦唱先執禮曰贊請行禮副知通禮白有司謹具請行

事執禮曰行奠幣禮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詣盥洗位北向立翊衛一

人跪取匱興沃水又一人跪取槃承水 王世子盥水翊衛取巾於籠

以進 王世子悅手訖翊衛受巾奠於籠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

東階從官翊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殿上執尊者舉罍酌鬱鬯從官以瓚受酒

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人捧香

合又一人捧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官奠爐于案從官以

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從官從官受以授大祝從

官以幣篚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幣獻幣以幣授從官奠于 神位前

九進香進贊進幣皆在東西向真爐受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樂

止引降復位小頃執禮曰行初獻禮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

計尊所西向立樂作殿上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從官以爵受酒副知通

禮引 王世子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以爵跪進副知通禮

贊請執爵獻爵以爵授從官奠于 神位前有副知通禮贊請俯伏

與平身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副

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執禮曰行亞獻禮謂者引亞

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水洗手訖謂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

西向立樂作殿庭執尊者舉罍酌盞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謂者引亞獻

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

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有謂者贊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

位執禮曰行終獻禮謂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事

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尊所以爵酌罍福酒執禮曰

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詣飲福位禱前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

自東階詣飲福位西向立大祝以爵授從官從官捧爵北向跪進副知

通禮贊請跪 王世子跪副知通禮贊請受爵 王世子受爵飲卒

爵從官受虛爵復於坫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 王世子俯伏

與平身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

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殿庭四拜與平身樂止亞終

獻官及在位者同贊者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殿庭四拜與平身樂止亞終獻官同贊者副知通禮白

禮畢引 王世子還齋室侍衛如常謁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出贊引引

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

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典樂帥工人出宮

闈令納 神主如儀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

殿司各帥其屬撤禮饌大祝捧祝幣瘞於坎 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

亞獻官從一品終獻官正二品執禮從三品大祝從四品文官從六品宮闈令從六品內侍府

謁者從六品贊者從七品贊引一祝史一齋郎從八品執尊者從九品爵

洗從六品盥洗從六品亞終獻盥洗從六品從官從六品翊衛二副知通禮

一監察一遣官行禮儀前享三日獻官諸執事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於享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蒜薤不吊喪問疾不聽

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齋而闕者

通攝事行守衛 殿門者及工人俱清齋一宿享官以下九與祭者皆前享

前亭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典樂帥其屬設樂部二於殿

階上及庭俱北向禱前無樂執事設獻官位於東廊近南西向北上設執事

者位於 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監察位於其西其後謁者贊者

贊引位於東階之西俱西向北上設樂位二於樂部之北俱北向禱前不

設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

版於神位之右有陳幣籠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神位前次設

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春夏雞彝一實明鳥彝一實爵犧尊二

一實明水象尊二一實明水山罍二一實清酒為四行第一行雞彝第一行

第三行象尊第四行山罍 秋冬及臘羊彝一實明黃彝一實爵著尊二一實明

尊二一實明水山罍二一實清酒為四行第一行羊彝第一行黃彝第二行

皆加勺巹北向西上九尊實明設瓚槃於尊所又設福酒爵有設洗於

東階東南北向盥洗在東壘古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

籩則又實以設諸執事盥洗於殿官洗東南北向享日丑前五刻丑前

即三更三點行宮闈令整拂 一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

替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殿官及諸執事具祭服禪前著

皆就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替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

四拜訖就位典樂帥工人入就位替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

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

九執禮有辭監察以下 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諸

執事詣盥洗泣盥洗訖各就位宮闈令開匱捧出 神主設於座覆以

青乎巾設几於後執事者詣爵洗泣洗瓚拭瓚洗爵拭爵置於篚捧詣

尊所置於坫上謁者引獻官入就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興

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興平身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自有司謹具請

行事退復位執禮曰行奠幣禮謁者引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搢笏

盥水祝手訖贊執笏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殿上執尊

者舉罍酌爵鬯執事者以瓚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

贊跪搢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又一人捧香爐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

奠爐于案執事者以瓚授獻官獻官執瓚灌地訖以瓚授執事者大祝

以幣篚授獻官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神位前九捧香授瓚

西向奠爐受瓚奠幣皆在而東向授爵奠爵准此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少

頃執禮曰行初獻禮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殿上

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

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

于神位前有站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小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

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謁者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執禮

曰行亞獻禮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殿庭執尊者

舉羣酌盃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謂者引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

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 神

位前有站謂者贊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執禮曰行終獻禮謂者引

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事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

向大祝詣尊所以爵酌鬯福酒執禮曰謂者引獻官詣飲福位禪前無飲福位

謂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飲福位西向立贊跪搢笏大祝北向跪以爵

授獻官獻官受爵飲卒爵大祝受虛爵復於站謂者贊執笏俯伏與平

身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與

平身在位者同贊者亦唱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獻官鞠躬

四拜與平身謂者引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

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

身贊引以次引出典樂帥工人出宮闈令納 神主如儀執禮帥謂者贊者

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捧祝幣瘞

於坎獻官一一二品執禮一四品大祝一文外官闈令一內侍府謂者一贊

者一贊引一祝史一齊郎一執尊者一爵洗一盥洗一並祭監察一祝文

與期年內王世子行四時大享祭文同規式與期年享後朔望及有各日別祭遣官行禮儀同輝德殿期年後朔望

及有名日別祭 王世子行禮議前亨三日詹事院請齋戒 王世子

散齋二日於別室致齋一日於齋室九散齋不吊喪問疾不聽樂有司

不申刑殺文書致齋惟申享事九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並散

齋二日致齋一日於亨所九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韭

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惟行

享事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諸從官諸衛之屬守衛殿門者及工人

前與朔望則無工人

俱請齋一宿

享官以下九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

前享二日殿司帥其屬

掃除殿之内外 王世子出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

引 王世子就齋室待衛如常典樂帥其屬設樂部二於殿階上及庭

俱北向禪前與朔望則不設樂執禮設 王世子位於東廊西向設亞獻終獻官

位於 王世子位之後近南西向北上設執事者位於 神門之西南廊

北向東上監察位於其西書更陪其後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謂者贊

者贊引仕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典樂位二於樂部之北俱北向享日

未行事前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

神位之右有設香爐香台并燭於 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

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又置福酒盞享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點行

丑時刻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

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亞終獻官及諸執事具服盥帨訖皆

就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北向西上四拜訖就

位典樂帥工人入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

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九執禮有辭贊者皆傳唱監

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謁者引亞獻官終獻

官入就位宮闈令開匱捧出 神主設於座覆以青苧巾設几於後副

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贊請行禮 王世子具服盥帨以出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從官副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

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殿庭四拜與平身樂止亞終獻官同贊者

先拜者執禮曰行初獻禮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

向立樂作殿上執尊者酌酒從官以盞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

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請跪從官一人捧香合跪進又一人捧香爐

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官奠爐于案進香在東西向奠爐在

官捧盞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盞獻盞以盞授從官奠于 神位前副知

通禮贊請俯伏與小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

文訖樂作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執禮曰行亞

獻禮謂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殿庭執尊者酌酒

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亞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

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謂者

贊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執禮曰行終獻禮謂者引終獻官行禮

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事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

尊所以盞酌福酒執禮曰飲福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詣飲

福位西向立大祝以盞授終官終官捧盞北向跪進副知通禮贊請跪

王世子跪副知通禮贊請受盞 王世子受盞飲訖從官受虛盞復於

尊所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身 王世子俯伏與平身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

子鞠躬樂作殿庭四拜與平身樂止亞終獻官及在位者同贊者執禮曰

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平身 王世子鞠躬樂作殿庭四拜

與平身樂止亞終獻官同贊者副知通禮白禮畢引 王世子還齋室

寺衛如常謂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

復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

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典樂率工人出宮闈令納 神主如儀執禮帥

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大祝

捧祝版瘞於坎 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亞獻官從二品終獻官正二品

執禮一從三品大祝一文官宮闈令一內侍府謁者一通贊贊引一祝史一齋郎一

並祭外執尊者二六品一從官四詹事院書廷官衛翊二副知通禮一監察一遣官行

禮儀前享三日獻官諸執事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於享所九散齋治事如

故唯不縱酒不食葱蒜韭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

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齊而闕者通攝行事守衛殿門者及工

人禪前與朔望則無工人俱清齋一宿享官以下九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享前一日殿司帥

其屬掃除殿之内外典樂率其屬設樂部二於殿階上及庭俱北向

謁者設獻官位於東廊近南西向設執事者位於 神門之東南

廊北向西上監察位於其西書吏設謁者贊者贊引位於東階

之西俱西向北上設典樂位二於樂部之北俱北向禪前與朔望則不設樂享日未

行事前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

之右有址設香爐香台並燭於 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

之左置盞三於尊所又置福酒盞享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事用丑時一刻

宮闈令整拂 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察

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獻官及諸執事俱祭服禪前則盥洗訖皆

就殿門外謁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典樂

帥工人入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重行

北向西上立定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

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宮闈令開匱捧出 神主設於座覆以青苧

巾設几於後謁者引獻官入就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獻官鞠躬

四拜興平身先拜者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殺階

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

跪搯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謁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

于案捧香在東西向奠爐在此執事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受盞獻盞以盞授

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小退北向跪樂止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謁者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引降復

位少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樂作殺庭執尊者酌酒

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

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謁者贊

執笏俯伏與平身樂止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
 引降復位執事者設飲福位於前楹外近東西向大祝詣尊所以盞酌
 福酒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飲福位西向立贊跪播笏大祝北向跪
 以盞授獻官獻官受盞飲訖大祝受虛盞復於尊所謂者贊執笏俯伏
 與平身引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在位者同樂作樂殿建贊者
 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與平身樂止謁者引獻官出贊引
 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
 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典樂帥工人出宮闈令納神主
 如儀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徹禮饌
 大祝捧祝版瘞於坎獻官一品二大祝一文官一外宮闈令一六內侍府贊者
 一謁者一贊引一祝史一執尊者一齋郎一外並監察一祝文與期年
世宗行期○乙酉傳旨工曹諸色工匠不能推刷有闕不補至有野人
望祭文同賜與之物及諸別例等事以市裏人稱為助役據奪市人販賣之物以
 供其用後雖給價亦不稱數病民害政莫此為甚今後市人助役一皆
 禁斷附籍工匠一一推刷使喚○丙戌世子行祥祭于輝德殿釋
 衰服著深染灰色圓領依曲禮祭服敝則焚之文衰服焚之○承政院

啓城底十里王化所先之地群盜隱接竊人牛馬日以宰殺爲事或於
昏夜劫奪人財物或故燒人家姦惡莫甚請出其不意數數發軍搜捕
則雖或未捕而盜賊自然屏跡軍士若能捕獲則特給別到從之○慶
尚道監司獻山陰縣所採金長善灘得六錢助灘得五錢車衣灘得六
錢每一灘各六月役三百人採之○丁亥以金孝誠爲工曹判書李完
愈知中樞院事○論黃海道監司趙遂良今聞海州松禾文化長洲等
地民或絕食浮腫或飢死予甚驚惕民之死亡果若此之多歟如此不能
救恤則宜當備陳飢饉之狀使國家預爲之圖何不啓之似若能救而
不能也具辭以聞又論于敬差官李宗謙○成子論都體察使皇甫仁
曰祥原郡民飢死者至十七人是必賑不以時使民飢孳以至於此此
郡密近監司本營尚且如此况他窮僻州縣不知其幾人死亡幾人飢
餓也思之深可痛心已命義禁府推劾監司權克和新監司下界聞救
荒諸事及監司應行公務盡皆兼領又論曰克和嘗啓摘取艾葉及實
煮水和米益食之切於救荒故曉諭民間試之然予令考方書云艾或
作湯飲甚補虛羸亦有毒毒發則熱氣攻上燥不能禁眼生瘡出血誠
不可妄服如此有毒之草尤不宜虛弱之人徧諭民間勿令更食時連

年築城以奪農時其饑饉死亡固無足恠○庚寅賜諸島馬一百三十匹于黃海道站路又賜五十匹于平安道合排從察訪之請也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五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六

夏四月壬辰朔議政府六曹來問安仍請加糶慶尚道義倉穀給民種食從之○癸巳傳旨議政府世子命令諸道之書稱示書所以別諭書也印曰示書之印○乙未世子行夏享于 輝德殿○傳旨禮曹 輝

德殿正朝別祭用牛以為恒式○刑曹申故僉知敦寧安從廉子副司

直壽彙葬其父一不往祭其繼母文氏謀於壽欲葬之壽不聽奪繼母

家牛馬米穀又欲告訴矯作祖母狀置於喪服中事覺請收職牒囚禁

推鞠從之尋令鞠于義禁府義禁府以壽謀訴繼母罪當絞命減二等

○丙申義禁府啓前縣監宋重孫婢粉伊嫁于長命所生奴千寶承旨

朴仲孫以為其婢三加嫁金三所生奴金山也強辨相爭教人立證罪當

杖九十徒二年半前直長李陽東聽仲林言贈管領金得守衣誘以千

寶為金山杖七十徒一年校理權琦以敬差官辨金山事于木川燒其

文案之草且漏洩仲孫子彭年護軍皇甫恭明知非金山而曰貌相以

重孫在獄迷醉逃出罪皆杖八十其誣證者祿山等八人兩界全家入

居千寶永屬珍島官奴從之特命仲林止收告身礪山郡付處琦減三

等初置千長命粉伊金三三加于一處令千寶擇其父母千寶年幼甚

奸詐欲附重孫則批金三三加之頰而罵辱之欲附仲林則批長命粉
伊之頰而罵辱之隨勢變辭顛倒是非變亂父母雖以為長命之子人
不能無疑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忠清道都巡察使金宗瑞啓本內
泰安郡長命淵置戰艦設柵堡且柿洞築小堡安興梁置戰艦等事今
姑停之但郡西智靈山大小山及南面潛文伊皆是海路通望之處量
築烟臺仍置信砲若有賊船放砲相應入保人民隨機應變請從啓本
施行從之○丁酉以鄭奉為議政府左叅贊兼判戶曹事李活知司諫院
事○戊戌論諸道監司救荒之餘螟螣為災自古而然或者有言虫之
初降必於沉霧之日作塊下田裹以細網若當其初埋之可不勞力而
無災民間不知此理不除於始終為大患予謂或者之言雖無所據然
因霧落蟲世俗常談若果如此當須預防且民間訛言以為多殺蟲不
可雖有見者故不盡捕昔唐時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捕姚
崇奏以御史為捕蝗使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劉聰除虫
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
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
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萬石議者

喧嘩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
道而適權者昔魏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
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
不獲則流離安危係之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爲患乎帝然之
黃門監盧懷慎曰天災安能以人力制也多殺蝗必戾和氣願公思
之崇曰楚王吞蝗而疾愈叔敖斷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
且盡如百姓何殺蝗救人禍歸於我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此古人
已行之驗也若有如此之變卿等體姚崇之事盡心捕獲毋使蝗蕃
息以除民害且蝗始出之狀咨訪以啓○己亥議政府據兵曹呈啓
以焰燔燔造珠玉買賣者已於正統八年受教痛禁然利重罰輕故
似前燔造買賣軍國重物公然私用甚爲不可謹按大明律私有人
馬甲防牌火筒火炮旗纛搗帶之類應禁軍器者一件杖八十私造
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後一應焰燔燔造之物買得者
雖至數件依私有軍器一件例杖八十私燔造者雖至一度依私造
軍器者加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嚴禁約從之仍諭諸道監司以
政府之啓申明焰燔之禁尚慮愚民未知此法干犯重典予甚憐焉

其今州縣守令及里正長家諭戶曉無使犯法○庚子咸吉道吉州
住私奴貴山妻一產三男賜米豆七石○議政府啓慣習都監管絃育
當初倡妓未習絲竹杖鼓之時爲宮中宴享不得已而設也今倡妓
皆學鄉唐樂宮中宴享之時各供其職管絃育既無所用而猶係官
籍不得任便居生請革之以遂其生從之○辛丑議政府率百官賀
誕日進表裡鞍馬諸道進方物奉箋賀命除禮○論黃海道敬差官
李宗謙曰議政府啓云本遣敬差官之意不但考守令能否當與監
司同管救荒之事今觀監司敬差兩度啓本但論守令不能救荒之
罪其民生飢飽救荒條件略不及焉慮恐未知差遣本意徒以摘發
守令之失爲務以賑恤爲餘事實爲不可爾與監司一應救荒之事
同心布置以副予意○議政府啓諸道各浦軍船官吏不用心看守
幸至朽敗雖或完具不使浮泊高掛岸上茨蓋甚踈或有浮泊者以
老弱不多船軍守之其壯者或給暇遣還漁取其直或授漁鹽等物
販賣取利以此船軍非徒不習搶劍攻戰之事至於船上櫓揖之役
亦不慣熟倘有緩急無由應變甚乖國家備邊之義大抵沿邊防禦
能否專在於處置使處置使不體國家立法之意或托其火

藥點火及軍糧魚鹽陸物所藏之處多營屋舍常時供億之物靡不備辦饒富勝於大州多養馬匹令史螺匠及軍官女妓房守等事皆役以船軍各浦萬戶靡然效尤防戍疎虞職此之由自今處置使依六典成憲毋得下陸於所掌各浦以兵船往來巡察若遣朝官擲簡有違法者雖各浦所犯並論處置使且已前所營屋舍除不得已火藥軍糧魚鹽陸物所藏間架外悉皆撤去從之○壬寅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正統七年四月初十日受教海青採捕軍咸吉道四百戶平安道二百戶江原黃海道各五十戶爲定正統十年正月革採捕軍戶復以烟戶爲之然今咸吉道教差官李宗睦訪問內願復採捕者戶居多烟戶軍則每年築城丁壯赴役老弱留家未能捕獲勢所必然請復置採捕戶以專其役前此終歲不捕者每戶徵布五匹亦爲苛刻今勿徵之且捕獲論賞之法亦爲不中自今至松骨一連捕獲監考白身受土官從八品元有職者超一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白身正八品元有職者超二資捕雜者超一資一年內捕二連以上者白身正八品元有職者超二資捕雜松骨者白身正九品元有職者加一資一年捕至二連以上者白身從八品元有職者超一資捕獲勤慢又在於守令一連守令賜衣一襲二連加資三連賜衣二襲加資若烟戶有能捕捉者賞職賞給隨自願依

前例施行一連限三年二連以上限六年復戶每歲秋遣朝官巡行考
察江原黃海道松骨稀罕捕捉戶不必復立依前例烟戶捕捉其餘一
依正統七年四月受教條件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船軍不得代
立之策行移諸道訪問船軍戶首奉足並擇富實人爲定每番鎮撫令
史射官外格軍勿論正奉足輪次赴防其中鎮撫領船頭目統率格軍
其任匪輕萬戶或因干請不論才幹任情數改實爲未便今後船格軍
內能曉風水慣熟船上爲衆所推者轉報處置使給牒差任且依中朝
例造黑漆圓木牌一面書姓名年歲容貌身長及父母名號一面書某
州某里居住某浦某領深刻填粉鑄篆船軍二字烙之常令佩行以憑
點考若有逃亡物故老病而改差者收其舊牌改給新牌觀察使節制
使處置使無時差人擲奸若有代之者代之人與替身並依律論罪
代替人本番外連二朔仍番替身若閑役者即差船軍若公私賤則各
浦監所配役二朔官吏亦並治罪以杜冒濫從之○癸卯世子上食于
輝德殿○甲辰義禁府啓平安道監司權克和知祥原郡事鄭抱不能
救荒之罪依制書有違律鄭抱杖九十權克和杖八十命克和付處于長
城縣抱除收贖杖之時又分遣中使于諸道察救荒之事平安道諸州

縣飢餓浮腫者六十餘人命刑曹勸之○分遣行臺監察洪元淑邊尚
聘于京畿左右道○乙巳傳旨吏兵曹除授日若有特旨除職人第因
急遽未及磨勘妄施爵秩不合於義自今除衆所共知外其餘人命下
之日毋得授職其人授職當否更加磨勘後政除授以為恒式○丙午
世子行望祭于輝德殿○議政府啓竊聞京畿州縣於品官戶不糶
穀種深恐播種失時請令給之 上即分遣知印于左右道命給品官
戶仍審播種之狀遂下論書于監司金世敏曰食為民天農事不可緩
也百穀鍾蔣各有其時時苟一違終歲莫追道內播種時未過半意必
芒種猶遠可以及期以致如此之緩也然芒種者有故之人與其隋農
雖未能早時耕種若及芒種猶有秋成之望非謂必待此以為播種之
限也如今雨水浹洽以芒種隔遠不急勸農甚為不可卿其知之以速
勸課使不失時○丁未黃海道監司報平安道漕轉船十九艘至豐川郡
沉方浦一艘傷破○戊申集賢殿校理河緯地上書曰臣以庸愚謬忝侍
從過蒙 聖恩罔知自效於丙寅九月以兄綱地抱病赴獄南荒乞辭
職扶去許以本職乘駟同赴未幾兄病轉篤第紀地又歿再乞辭職救
病護喪又許乘駟往救前後殊私今昔所無願何微勞叨此異數中夜

以興滄零如雨自赴喪難累經晦朔戀闕孤誠朝暮愈篤但竊自念臣
早失怙恃惟兄是賴仰之爲父今當囚繫加以疾病紀地捐生報之身
雖已矣地中無愧臣棄去就列情所不忍虛帶職事以日于外又深惶
恐進退窮感指身無地伏望俯憐危懇許罷職事從之○己酉以李宣
爲兵曹判書安崇善平安道都觀察使宣爲人庸鎖無狀剛愎不遜每
居官不能處決事務亦不肯任信僚佐由是所至鮮不敗事常居家別
置一室與一貌美奴寢處若妻妾然閭里指其奴曰李相之妾其奴出
入壺內無防至有薦枕於其妻而醜聲頗聞於外宣不之禁亦不憚也
又使奴掘四隣牆底隨築隨壞四隣不勝而徙居者三四家輒取爲園
田有一井在園外欲取爲園田憚衆人共浥置人屍人不敢浥遂築牆
爲園凡事類此今拜是職人爭笑之而知其不能久也○庚戌刑曹申
黃海道義津囚強盜李今音佛姜義依律處斬從之○辛亥傳旨吏
曹正統九年閏七月教旨節該咸吉道子弟欲屬內侍茶房知印錄事
者試書算律家禮元續六典三才入格者取之然吏科取才不必取俱
入六才者但以分數多者取之咸吉子弟三才之法與他道之人別無
優異自今咸吉子弟試吏科者依他例試六才倍給分數後式年爲始

先試訓民正音入格者許試他才各司吏典取才者並試訓民正音○
壬子初右副承旨金有讓之子嗣昌兼司憲監察嗣昌功臣之後遷西
班仕忠義衛則未久陞授五品故有讓請於左副承旨李純之及吏曹
參判柳義孫參議李邊乃除副司直至是憲府覺舉請鞠從之純之
啓曰臣於其日初參除授但知吏曹送嗣昌西班而已不知其他及憲
府劾之純之曰有讓謂予曰我子庸劣久叨憲府恐不堪任願速遞之
以送西班憲府具辭以啓 上曰純之所言前後各異遂下純之
有讓義孫邊等于義禁府召提調韓確李承孫曰大抵善人當途管事
愈久愈慎能者善為方圓以濟其私今純之初預銓注未嘗諳鍊聽人
之言即行其私吏曹掌銓選見承旨用事而不能可否為所牽制何得
謂之吏曹乎當此時我為國王病不治事乃令世子裁決此是一變所
宜謹慎之時也反以世子未諳世務只稱送西依希申達如此欺罔之
狀宜須得之不可見欺於人其悉推之純之自知其非諱不吐實至拷訊
一次乃服有讓義孫邊亦服義禁府皆以斬刑論啓 上命皆只奪告
身正郎慎後甲佐郎李全粹亦坐罷○癸丑禮曹參判許詡以病辭職
不允仍賜珍羞○慶尚道安東隕霜○刑曹申江原道江陵囚強盜官

奴化尚依律處斬 從之○乙卯傳旨承政院今後刑官罪囚刑問啓
請時雖小節目毋得以言語啓達須用啓目申目○戊午以趙克寬為
吏曹參判李承孫兵曹參判朴以昌仁壽府尹李師元吏曹參議奇處
刑曹參議李宜洽承政院左副承旨李師純右副承旨李季甸同副承
旨○領中樞院事趙未生本未生字謹初揚州人書雲正誼之子自幼
聰慧力學歲辛巳擢第壯元授料物庫副使歷監察正言獻納轉吏曹
正郎丁亥中重試第二人授典農副正俄拜司憲掌令直藝文館辛卯
判繕工監事尋拜承政院同副代言累陞知申事戊戌拜吏曹參判超
階加靖未生辭曰臣久處出納之地暫無啓沃超授資級 聖恩過重
心實有愧 太宗曰欲置卿省宰姑且徐之勿辭踰月陞刑曹判書尋
轉兵曹判書掌軍政侍從 太宗寵待益隆丙午坐賊貶外戊申召還壬
子同知中樞院事明年春為咸吉道都觀察使冬以疾免甲寅九月拜中
樞院使乙卯判中樞院事遷藝文館大提學戊午復判中樞院事己未
賜几杖壬戌陞崇祿甲子加輔國丙寅領中樞院事至是卒年七十八
計聞輟朝二日吊賻致祭官庀葬事謚文剛學勤好問文追捕前過剛
未生氣度恢洪處事實厚 太宗重器之然玷汚其身終不任國事子

璿瓚瑾○庚申義禁府所囚平壤強盜彌勒逃至高陽縣礪石縣有
行路人見之適黃海道信川人楊蘇賈監司啓本乘駟來京其人以所
佩弓矢授蘇指示捕捉還繫獄上 欲賞其人下諭書物色求之乃載
寧白丁朴豆蘭也加資授職○閏四月壬戌朔 世子行朔祭于輝德
殿○癸亥諭江原道監司昔朴序爲平康縣監時縣之朽斤田水洞試
採金一月役二十人所得可二兩二錢如此則我國產金之地雖多無
如此縣之多其時採金處及所採之數更詳訪問以啓○京畿右道行
臺監察洪元淑申開城官吏遣人全羅道販買雜物等事命司憲府鞫
之○甲子賜文科李承召等三十三人武科李探材等二十八人及第
放榜于勤政殿庭 上不御殿除百官侍衛只令侍臣三館署朝服侍
衛前教導權安世鬚髮盡白亦中文科 上嘉其老不廢業以丁科擢
拜禮賓注簿士林榮之○丙寅命發開城倉穀一千五百石以糶京城
十里民無種耒耕者○戊辰司憲掌令李亨增啓曰兵曹判書李宣爲
開城府留守給鋪馬三匹于知印黃在中求表箋紙與自磁器於全羅道
及見代在中只將表箋紙十二張納府新留守以爲初以數馬而行非
只爲此物也必有馱來之物而諱之鞫而未得其情本府執致訊之在

中曰初賈縣絀三匹而去買得表箋紙十二張其餘則乃全羅監司節制使南原府使等所贈油芑鞍籠白磁器等物也已傳於前留守李宣也請將監司等并加鞫問上曰予已知之翼日召亨增曰今問宣者何事宣之所服與不服者何事亨增曰開城富居凡八十人令各望富居一人未得望者五十人各徵縣布三匹搃一百五十四匹又有四人求削富居案並徵縣布五匹搃二十匹又有富居咸羽之欲以段子三匹納賂求免事覺即沒其物又徵縣布十匹羽之誓亦藉富居辭以家貧亦徵縣布十匹甚爲苛刻又稱爲避方移寓龍巖松林廣明等寺使其府連月供億設工作色私造雜物以贈監考衙吏及任使者且以府中段子造有屋輪子嘗沽用部民酒不給其直適還之時部民詬罵其妻遣人全羅道求磁器等物使巫女眞珠出入家內至與婢妾相妬與巫相奸之狀已著此其大略也其已服者徵布工作磁器等事也上曰允次訟須辨赦之前後此事無乃赦前乎亨增曰皆在赦後上曰此數事雖在赦後皆非入已事也磁器等事外餘皆勿問憲府更請上曰予聞李宣爲留守過於剛明聚怨于民其肯信怨民之訴而治之乎磁器等事欲並勿論然宣已承服姑令推之若將此外事擅自推鞫

予常咎爾等矣雖予命鞠之事日來啓稟然後以成其案司諫院啓今命憲府勿治李宣臣等以爲曖昧之事則已矣若奸巫女非特播諸人口情迹甚著律文奸部民女尚有罪况此事在國喪祥禫之前非他奸部女之比不可不懲若怨宣者羅織爲此言則宣豈不欲發明乎宣若發明部民告訐之罪亦不可不懲請須鞠之上曰李宣過則富民怨咨今果有此事且此初無所告者而出於憲府風聞終雖不實豈可與憲府相下乎大抵治事要得大體不可淺薄今日將信怨民之言加罪於宣則後誰肯剴明而不陷於豪右之術者哉予爲此故乃令勿論但磁器等事宣已承服試令推問然此亦疾宣者所構之辭終欲勿論竟只罷其職宣母 太祖後宮出也少養於宮中甚見寵由是雖屢犯重罪上皆原之旋即任用其在開城民苦苛政徙者什三四焉盜事官楊繼元經歷庾智都事柳宗植教授官金鐸亦受全羅守令所贈皆罷○庚午月掩歲星○謹寧君禮納督賜鞍馬允宗親子女婚嫁等其親疎或給鞍馬或只給馬恩例也○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謹按家禮成服註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辭官心喪三年繼後之父有蔭與有田則所生蔭田難以承受若繼後之父無蔭與田則所生之父蔭與田許令

承受 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咸吉道鏡城民崔重富遭父母喪
共葬一塋枕苫哭泣日負土以成墳塚朝夕供祭至禫不懈請旌門復
戶且授土官以勸其後 從之○辛未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皇甫仁
來復命啓曰三水郡新設軍門也五鎭及甲山外其餘內地州郡人民
自願移居者勿許還本付籍存恤理山郡之別何里章巾里博實里白
都洞居民每年十月入保棘城至明年三月乃放以此行旅撤毀路傍
民家且竊奪截穀種年年不得趁時耕種生理凋殘右里皆江邊深入
之地既置兵于要害阿耳口子以固守禦今後勿令入保以安其生今
年築城軍人未畢役而逃者其監考頭目色掌及首唱人於新設虞芮
郡全家入居沿邊州郡住甲士除他郡赴防各其所居赴防前此自碧
潼至理山自理山至江界並以内路通行而理山江界之間遼遠故於
其中北洞之地設合排以通馬今因防禦理山郡事常在江邊央士里
口子割理山江界之地設渭原郡于江邊由是大小使客皆從碧潼抵
央士里渭原江界以爲常行之大路通馬皆用軍人之馬其弊甚巨北
洞合排既無使客經過而所屬九五十四戶請移屬三十戶于渭源以
除軍人立馬之弊甲山郡本千戶四人百戶八人分八所防禦今別置

邑於三水堡請減防禦之所革千戶一人百戶二人但千戶三人百戶
六人依五鎗例下批且甲山人受咸興鏡城府土官者勿仕本府仍於
其郡防守鴨綠江邊熟孤難救之地潛隱耕田者頗多令監司節制使
考察不得耕作初置尖土里木柵時不審定基址設於山背欹斜之地
不宜邑城舍人巖之南山回水抱且有井泉請於農隙設壁城○壬申
諭咸吉道監司曰奉憲大夫李登請告挈家安邊府經歲淹留今值凶
年不無民弊督令上送登 太祖後宮女胥也性本狂悖恃其駙馬橫
行州郡侵擾作弊故有是命○乙亥召議政府右叅贊鄭甲孫曰有一
宦寺娶濟州女居其州京邸傍近 今言牧使李興門以賄賂之物並稱
進上表以木柱其數甚多興門分憂海外不恤民隱專事賄賂欲令鞠
之議諸本府以啓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仁右贊成金
宗瑞左叅贊鄭萃及甲孫啓曰監司守令不法之事風聞舉叢六典所
載理宜推鞠此事非攸司所聞乃出於宦寺之言以此裁摘有乖大體
只點興門似可也但臣喜演宗瑞萃甲孫皆受興門所贈難以議啓即
命吏曹奪興門告身 命既下喜演宗瑞萃甲孫詣闕啓曰臣等俱受
贈遺醜面在位惶恐無地請退待罪 上曰食物會無著令毋嫌就職

其所受不過脯脩馬糒而已濟州非特興門爲守此州者如馬糒脯脩等物因進上贈送自古而然都承旨黃守身左承旨李思哲亦受馬糒柑子請待罪又命勿論仍傳旨喜等曰承旨內臣也交結內臣相與贈遺大不可也于欲考諸律文與古制嚴立禁防卿等知之於是受贈之臣莫不悚懼頗多自首朝廷振肅召同副承旨李季甸傳旨曰如此貪風不可不禁蒐輯古事如陸贄鞭靴之類欲戒論中外其考歷代可法可戒者以製教書後命世子引見季甸傳旨曰大臣受賂古今皆有之宋相趙普受介子金我國宰相亦多有受賂者比來賄賂之禁稍弛乃有濟州之事人言承政院持權太重然有罪則黜之易矣大臣雖有罪譴勢難退斥權歸大臣甚不可也承政院今爲工作之所爾是新除時未染焉故與爾議之子更思今此戒書不可以人君之命爲之也改革爲憲府狀○丙子謝恩使工曹叅判李纘回自京師言遼東撥兵官曹義言今夏深處達達討平三衛達子欲攻海西野人恐將深入後門須啓 殿下謹慎備邊遂下諭書于平安咸吉道申嚴隄備○司憲府由殷山縣監具文靖當 王妃昇遐之初忘哀縱欲奸平壤妓金閨月其妻閔氏嫉妬斷妓髮其子孟孫亦奸妓玉壺冰文靖父子所犯事干

十惡有累風俗請依律治罪平安道邊郡全家八居以戎後來閔氏及孟孫今在逃并令窮捕入送從之○丁丑右議政河演上書曰臣以不才忝居鈞軸未報 聖恩今受濟州牧使李興門馬脯之贈穢行升聞罪甚於諸臣乃蒙天語之溫曰前朝舊俗猶存食物不受曾無著令但治守令毋得避嫌再教諄諄俾臣悔過自新 殿下納污之德昊天罔極然政府一國具瞻臣何面目恬然在位伏望 殿下憐臣羞愧之情罷臣職事以戒後來 上不允曰復有以此辭職者其勿以啓演之爲人別無賢智但以迎合列於三公恩幸至矣宜飭身戒行以報恩聖德願乃潛受贈遺以欺君父及其事露 上書自訟若其不敗終不啓矣古人云惟利是適何有於君親演之謂乎○司憲府啓臣等昨覩傳旨乃知李興門所犯濟州邈在海表守令所犯未易聞見且所產夥多非他州郡之比請遣吏于全羅以待興門涉海拿來究治以懲後來 上曰此事初出風聞故不下法司收奪告身亦是矣雖復推鞫更加何罪憲府更請曰興門賂遺甚多以此推之安知無入己之物乎 聖鑑洞照受賂之人果皆自首亦安知自首之外又有脫漏者乎清並鞫治上不允又啓曰今不受興門服招而罪之在 聖朝固無可疑其在後

世竊恐有弊 上曰若以風聞而有所違誤則弊或有之今深知其真
偽而處之有司諫院亦請之不允今受賂者皆名臣大相故 上重其
事而不許推鞫○庚申諭慶尚道監司今來倭宗金欲以私物盡輸于
京禮曹請以三分之一來京其餘留浦貿易予已允之然宗金非他倭
比也國家厚待者反復詳論一依禮曹所啓如或不聽悉令上送以從
其願○辛巳司憲府啓李興門行賂與受贈者法當治罪固請不允臣
等竊謂受贈之人所受雖小行賂之人所辦甚多合而計之賊必滿矣
且聞贈以馬脯此非自死者必斬馬也興門所贈之處多則斬馬亦非
一二也宰殺之禁何獨廢於興門乎若此者特從輕典只收職牒使之
安然在家殊無懲惡之義請放諸邊遠以戒後來 上曰所啓當矣遂
命付處于興海郡司諫院啓李興門付處于外小快人意但受贈之人
不並治罪實爲未當不允○諭咸吉道都節制使其道邊地兵馬本少
以南道軍赴防其後設四鎮精騎已至數千足以防戍然數有聲息南
道赴防不使遼草壬戌甲子年間量減赴防之數以休其力近有獻
議者曰南道軍一歲兩番赴防道途遼遠及其還也人被馬斃盡賣家產
更易他馬民生艱苦恐非久長之策今五鎮阜盛士馬精強以此行

兵攻伐則不足矣堅壁自守則雖有大賊不足慮也請除南道赴防議
諸大臣可以罷之予亦爲然但事體匪輕卿無以戍兵不多爲執亦勿
以時議不可爲嫌須以至當之論商確以啓○諭平安道監司今聞孟
山縣民相率而逃不出一二年必至失邑予恨晚聞此言也其凋弊之
由救之之術卿親審商度具聞時方築城邊民大困民著義以蔽體
或食土而裂腹或死於疾疫式死於木石流入遼瀋者不知其幾千相
率而逃一道皆然無人啓陳至是 上始聞之○癸未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會禮不用女樂代以舞童然舞童旋習旋壯實爲難繼今請革之屬于樂
工允會禮及養老宴隣國客人宴享擇樂工之能歌舞者爲之於
文昭輝德殿歌工亦用樂工從之○甲申諭全羅道監司本草云雄黃生
於武都山谷燉煌山之陽又云雌黃生於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生其山
陰有金精薰則生雌黃然則二物皆出於武都山而雄出山陽雌出
山陰也道內珙山郡南加廢塊項之地產雌黃疑亦有雄黃其山陽山
陰各樣雌黃石一駭以送○刑曹申黃海道海州因強盜金龍平安道
寧邊因強盜金吾乙未等二人依律處斬從之○乙酉議政府左贊成
皇甫仁禮曹判書鄭麟趾等啓云端午乃通天下之俗節而又值禪祭

之後臣等願獻豐呈且古人云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請是日聽樂 上曰不可予於八月始欲聽樂仁等曰來五月初四日禫後一應使臣客人宴享並許用樂 殿下若不御樂臣等先聽音樂實爲未安俯從臣等之請 上曰若是則予當聽樂矣豐呈則必不爲也仁等更請再三 上曰端午豐呈則不可略設酒數瓶般二三品則可矣○丙戌對馬島宗貞盛遣并大郎獻馬一匹大郎亦獻土物大郎曾投化授護軍○戊子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通事崔倫啓中國人言深處達達瓦刺也先將兵億萬幾殲三衛達子又於夏秋間謀襲海西野人野人畏懾挈家登山其界若有深處野人往來者密令聞見以啓防禦諸事益動布置以備不虞○司憲府啓嶺祀及婦女上寺之禁累次立法然近間弊復如前請申明痛禁婦女上寺甚違婦道有關風俗然律無正條雖有犯者只以違令照律其罪甚輕民不畏禁肆行無忌自今婦女上寺亦依嶺祀例以制書有違律罪坐家長無家長則長子無長子則次子無次子則長孫無長孫則次孫無家長與子孫則罪坐婦女以爲恒式從之○己丑 世子行晝茶禮于 英陵○遣通事金辛于遼東告入朝火者張奉親喪兼聞達達聲息○京城東

西十里蟲食粟苗狀如小蠶或白或黑命傍近民捕之○庚寅傳旨近
因年凶外方選上之奴不多姑除杠輶奴子各還其司藏杠輶母使朽
破○五月辛卯朔議政府六曹問安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仁右成
金宗瑞左叅贊鄭峯啓臣等謂平安道安州邑城本節制使營而實我
國要衝之地也古人謂隋兵百萬化爲魚即安州隆水之謂也後以寧
邊藥山爲形勝之地移鎮置營近因邊境聲息又徙江界藥山利害朝
議互相是非以藥山爲是者則曰形勝險阻若嚴兵固守則賊不來攻
或曰介於大水之間水漲路塞忽有賊變無能救援然我不能利涉則
賊亦然矣此不足慮也謂藥山爲非者則曰形勢險隘雖可以據不宜
於行兵禦敵賊路非惟藥山安州尤其直路也賊若率數萬之兵扼其
要衝而長驅直入則藥山雖固將如何哉臣等謂安州城圯毀有年脫
遇緩急甚可慮也請其州民限明年免築長城使之修築實爲便益
上從之仍謂演等曰 太宗聞平康安峽有溫泉命令求之民恐講武
之數諱不以告又以水車古昔帝王遺制非徒中國灌漑至於日本亦
用之欲使民行之以我國土壤疏漏不果行 太宗銳意此二事先知
知其勢不行乃止逮至於予妄意皆可得行強求溫泉竟未得焉又設

水車終亦不行我國人心本自懈怠憚於用力好爲遊手予聞中國轉輸皆用木輞且永樂北征之本甲兵資糧並負而行好逸惡勞彼豈異此哉只緣人心懈怠之異耳予設木輞本欲使民便於轉輸而無牛馬喂養之弊也設之既久民不興用故往年試賜弟兄子姪及諸大臣家庶欲廣行後聞皆懸而不用命還收之李蘄李堅基請須興用予亦謂京城以北道路險阻縱未可行京城以南平易可行且貢稅入京之價比車兩牛馬優數以給則庶幾興用也卿等以爲何如演曰臣亦以爲可行仁等曰中原之地平行如砥我國道路回阻千里固不同風不可行也况貢稅輸入之價國家定一石幾斗一斗幾升已有恒式而欲優給於木輞則價從何出貢吏計價輸入之際豈肯就於轉少價多之木輞而舍其轉多價少之車馬哉是必無之理少臣等斷然其知不行也上曰大抵人各執其所見贊成等本不欲行故今亦有是言今欲行之者幾人即召知中樞院事李蘄戶曹判書李堅基以仁等議詰之蘄曰木輞之設臣見中朝之制而請置之中原之地豈皆平行而我國之地豈盡回阻何獨行於中原而不行於我國乎仍行爲便 上曰創設已逾十年而民不行所屬奴子百人無益於公私如復用之何難更設

即命罷杠輈局○京城疫癘大行人多死亡 上命漢城府檢括五部死者四百五十七人又命兵曹令護軍五員把直城門計其人屍出門者以聞左贊成皇甫仁請依高麗肅宗故事祭瘟神以穰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文科會試初場講經入格不第者從自願差外方教導從之○壬辰吏曹判書朴從愚啓咸吉道都鎮撫金文起素患痢疾不宜久任軍務命議于政府以皇甫恭代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 輝德殿四時大亨俗節別祭 東宮親行時樂器今考 文昭殿樂器陳設圖參酌後錄遣官行祭時依 文昭殿攝行例從之殿上拍教坊鼓各一居中左一行方響笙唐琵琶牙爭各一二行歌工四人三行洞簫唐笛唐箏龍管各一四行杖鼓二右一行大箏唐琵琶和方響各一二行歌工四人三行龍管唐箏龍管唐笛洞簫各一四行杖鼓二殿庭拍方響大琴教場鼓方響各一居中左一行奚琴伽耶琴琵琶玄琴各一二行鄉箏一歌工三人三行唐琵琶杖鼓各一四行洞簫唐笛唐箏龍管各一五行洞簫唐笛唐箏龍管各一六行杖鼓二右一行玄琴鄉琵琶伽耶琴奚琴各一二行歌工三人鄉箏一三行杖鼓唐琵琶各一四行龍管唐箏龍管唐笛洞簫各一五行龍管唐箏唐笛洞簫各一六行杖

鼓二○癸巳傳旨承政院與天寺塔多藏寶物且有 太祖親御之物
今盜賊方盛備盜之術不可不慮昔開城府觀音堀藏 祖宗所成金
字經函鑲如舊開鑰見之經則亡矣是必僧徒竊之也然則僧亦未可
盡信予恐有慢藏之患其議弭盜之策仍命禮曹佐郎金孟注書金係
熙往審之○甲午 世子率百官行禪祭于 輝德殿○乙未 世子
行端午祭于 輝德殿始用樂日本關西道筑州府宗金遣人進香致
書禮曹曰厚載之德被於四方仁孝之名溢於海外雖以僕之下賤尚
沐其慈恩爰承后土配位內治下情不勝匍匐之至欲往拜告聊
繫王事故奉一二微物以為之薦○對馬島宗貞盛遣汝毛多老等四
十三人獻馬二匹環力十七柄○禮曹進香醞五十瓶牛羊鴈鴨等物
上御康寧殿令娼妓工人奏龍飛御天歌只以鄉唐樂被之管絃而已
不令唱歌 世子及大君以下皆不入侍○世子引見都承旨黃守身
左副承旨李宜洽曰正統三年受教驛吏位田任意區處明年又
以船軍李守等上言議于政府六曹領議政黃喜以為依以遠熟行
之法右議政河演以為宜令驛吏任意區處互相論駁啓令留之其時
啓留之意兩相論駁之意何居守身曰啓留之意蓋謂從任意區處之

意則田主失所怨咨不小從久遠熟行之法之議則驛吏日貧不堪其役故仍舊貫耳 世子曰予將啓于 上俄而傳旨曰令議政府六曹集賢殿臺諫更議以啓○丙申對馬島敬差官前兵曹佐郎曹彙來復命彙賚賜物及禮曹書契至島貞盛出外迎之入廳事北向跪受書契置卓上上香退三拜叩頭訖與彙行揖禮謝曰 殿下特遣官人賜物優厚非特吾之喜慶於衆人見聞亦爲榮幸感謝之情無以爲比彙曰孤草島釣魚違約者請須治之諸島倭釣魚者勿許出送且貴島一歲往來船不過五十隻貞盛曰敢不惟命孤草島釣魚者已嚴禁約然必有違者吾將究治徵稅以送也萬丹及候樓加卧貞盛任事者也謂彙曰我宗公蒙 殿下厚恩輸誠亦切前日島人無知者作賊江南回至濟州虜掠人物宗公遠承 殿下之命二縛送此實古今罕有之事也近者島人迫於艱窘又欲作賊江南宗公憫其生理許之及行又力沮之此恐其縛送者之父兄子弟或挾憾復讐貴國也濟州之事宗公初豈及知然貴國必疑與知也且恐且愧自今亦有如此者須即諭之當一一縛送其殺生聽貴國區處貞盛令島內諸酋日來勞慰贈以刀劍彙皆不受及還貞盛遣候樓加卧獻土物謝恩致書禮曹曰今承來

書不勝感戴。孤草島釣魚往來者若不報知世浦且持兵器貴國依約處置予亦嚴治諸島釣魚者不許過送。凡漂流船隱藏兵器彼此橫行作亂者勿論行狀有無以賊船論一年往來商船五十隻外亦不加送前者釣魚不納稅逃來六人已令推鞠將徵稅以送乞以此意轉聞僧崇泰亦受貞盛書契而來精於醫術上欲試之館於興天寺待之甚厚命醫員全循義金智邊漢山傳習其業仍令有疾者就見治之。經三時乃還其術頗驗。○丁酉命漢城府祭五瘟神於五部以穰疫癘時東西活人院病人千餘。○司諫院啓文科出身乙科一人直拜六品二人正七品三人從七品丙科正八品丁科正九品是皆依元典之法區別於常流也。然分三館者拘於去官之法雖至宣務未免行職若各司察外則或以八品守七品或以七品守六品是則文科徒有崇重之名而反無其實願三館既受六品則皆令去官以示右文之意。上曰予當擬議施行。○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自初場講經以後中外生徒讀習功夫勤而製述不中程式者多接近恩錄伊川程先生曰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乞倣此意成均學堂及外方鄉校生徒每月每旬各一日表賦策問中出一題義擬

中出一題各從所製以習程文從之○戊戌傳旨承政院贈贊成楊京
妻李氏與都官奴長命累年爭奴婢未決其文案取來看詳決其是非
因李氏上言有是命○己亥諭諸道監司及開城府今年春夏京城疫
癘死亡者倍於昔時道內疾疫有無備細訪問以啓若有則須慎治療
以副予意○庚子平安忠清道監司啓細虫多傷田穀○以義禁府典
獄署罪囚疫疾命放輕繫○辛丑傳旨禮曹世子已經祥禫自今依舊
受朝參每月初一十六日亦令受朝時議政府以世子禫後再
期之內宜停朝參禮曹判書鄭麟趾啓三年不受朝參恐臣僚懈弛遂
從之司諫院啓每月四衙日東宮受朝已有舊例若初一十六日則大
朝也唯 殿下受之今雖停禮群臣之心常若受朝今以初一十六大
朝並付東宮一國臣民罔不失望請令仍舊以副臣等之望不允 上
又欲令世子於思政殿西向而坐議于政府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
仁右贊成金宗瑞啓初一十六乃臣子朝至尊之日近雖停參每月朔
政府六曹請闕問安今使東宮受朔朝臣等先參東宮而後問安不可
也不參東宮而先問安必不及朝參如是而未得問安則是廢一月之
禮矣今月如是來月亦如是則一歲之間何時而問安乎乞收初一十

六朝察之命且思政殿乃 殿下聽政之所也東宮若坐此殿進群臣
視事則雖云西面甚不可也 上曰初一十六日子以疾未能受朝恐
倭野人拜辭者遲留故命東宮受之且今世子聽決庶務若不與卿等
視事則何時而接見卿士大夫乎視事思政殿不亦可乎演等固執不
可曰東宮若欲議事召臣等議之臣等有親申事亦請面對矣何患卿
士大夫之不得進見乎 上從之演等又啓臣僚面對日必令承旨一
人入參從之○議政府請革平安道館路驛丞復置訪察從之蓋驛丞
率皆各司吏典去官而秩卑庸劣者不能布置驛路殘弊故擇遣諳練
者以爲察訪○刑曹申全羅道羅州囚朴良衣三殺一家三人依律凌
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從之○壬寅以金孝誠爲兵曹判書安止
工曹判書許詡禮曹參判朴以昌工曹參判韓承舜中樞院副使奇虔
吏曹參議閔恭刑曹參議權孟慶慶尚道左道都節制使李師元黃海
道觀察使○賜文武科恩榮宴于議政府翼日上箋謝○刑曹啓平壤
府大城山強盜安巨金等十餘人在逃金龍拈等十四人杖死李云等
十三人今已鞫問皆服不分首從皆斬平壤刑房主事孫孝崇多受賊
物爲賊耳目教使逃避亦當斬從之李英山者年十三隨其兄在賊中

法當坐 上以年幼特宥之及三覆啓金春銀山年階十八 上亦命減
一等刑曹啓金春銀山若止杖流三千里則無以懲惡刺強盜二字屬爲
巨濟縣官奴從之領議政黃喜等曰此賊非他盜比也據大山城作屋安
碓率妻子而居持兵仗爲盜實是草賊也不可以年少而未減且律強盜
無首從皆斬今降死兩刺強盜二字於法何如 上曰刺以強盜何不可
之有且只宥此賊耳喜等曰如此劇賊若以年少免死後必効此減年偷
生終行無忌也右叅贊鄭甲孫亦曰唐李勣謂我十三爲無賴賊逢人則
殺十五六爲難當賊有不協意則殺之人之爲惡不必壯年不宜減死
上從之俄而復傳旨曰金春等予初心欲活之故特減死然大臣固請故
可之今更思之不可以殺遂命移文平安道減金春等死政府又累日更
請不允政府啓曰竊盜刺字有之而強盜刺字未嘗聞也今若從權適宜
當下諭書于平安道曰金春銀山予謂年少小民無知犯法特從輕典大
臣據法固請改從本律若以前日下旨已決則不必追論如未決罪依律
施行如此下諭則論書必到於決罪之後下民曉然知 殿下好生之德
而法亦不毀矣 上曰人主待下不可若是其巧也金春等竟不死○甲
辰 上謂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仁右贊成金宗瑞都承旨黃守身曰

向者皇甫仁言官爵除授煩數不可請定除授之期此言何如演曰古之除授每一下批則輒加一資一歲之內必得陞品今循資之法立而除官不如古雖數無妨昔太宗教曰如有除授每日開印可也臣實親聞且官職不可以曠隨闕填差定限爲難宗瑞曰今之除授似乎公正然批下之前士林議之曰其乃其之姻婭也其乃其之子弟也其乃其私謁者也今某職之闕其必爲之批下之後其言果驗一有所闕不單舉一人填差必稱人器相當轉傳推移於是有所勢者得所欲無勢者必見奪除授煩數之際銓曹雖欲免此譏不可得也上曰一年之內特命除授之日不過什之一二餘皆有司啓之也今有循資行守之法固不如昔日之除授銓曹受譏但如宗瑞所言乎亦有他事乎宗瑞曰不過臣所言亦不過親戚擇官除之耳演等曰凡朝官箇滿加資者若遷延未授則日月雖久虛棄加資前朔數故或有速得而請之者今以箇滿期限餘朔并計後加資之時則庶無此弊矣從之上又曰昔母后之喪群臣以日易月敬寧以下諸王子則三十日以後飲酒食肉田獵等事無不爲之今王妃之喪王子與群臣皆服期喪比之前日何其厚矣桂陽以下今欲使往來私第卿等以爲何如演等曰禮父在爲母期解官申心喪三年父在爲母期以大義而立

法也心喪三年原人情而定之也若以大義論則大君與諸王子何有間焉以情理言則諸王子何可與大君同哉諸王子於三年之內田獵等事固不可往來私第似無害也守身曰爲母期即吉則已矣若以心喪三年爲制而又以大君諸君爲別則豈以嫡母輕於親母哉臣則以爲不可上曰卿言是矣桂陽等亦不欲歸第○礪山府院君宋居信卒居信礪山郡人典法判書詹之子始補別將累遷至護軍太宗在潛邸以王后戚屬待遇甚厚凡出入必與之偕一日太宗獵于西山居信與金德生從行忽有豹突出太宗射之豹忽怒攀所御馬禍甚急居信躍馬而過豹釋而追之德生從後殪之及即位嘉其功賜翊戴佐命功臣號授軍少監壬午改內資少卿移司僕副正癸未拜虎勇巡衛司大護軍明年加上護軍丙戌拜右軍僉摠制尋封礪良君加賜推忠之號庚寅拜右軍同知摠制累遷判右軍都摠制府事丙午輔國崇祿礪山府院君乙卯又加大匡己未賜几杖居信壽考祿位旣極恩賚無筭性質直不營生產常以鷹犬自娛年七十九而卒輟朝二日吊賻葬祭如儀謚忠靖危身奉上忠寬樂令終靖子頌先卒○乙巳傳旨議政府六曹中樞院漢城府臺諫各司有親申世子事來告承政院具

申許見承旨史官並入察若秘密機事承旨史官不與○丙午傳旨
吏兵曹官吏久任歷代莫不重之以唐虞言之典禮典樂終始一人降
及後代居官者或以長子孫以官爲氏無有苟且之意及至宋朝三司數
陽司馬公憂之二年換知州者七人范鎮拳拳言之然則久任誠不易
之良法也今也銓曹或有窠闕轉輾相移遷遞甚數實爲未便自今
如有闕員只補其闕毋得數易以久其任若人器不當不得已推移填
差者具啟施行○丁未刑曹申慶尚道安陰囚強盜之大依律處斬從
之○戊申議政府啓各官館宇守令宜各修治毋使圯毀今義州義順
館若前用隨毀隨葺安有一時盡頽之理乎是誠官吏不用心使然也
以前官吏固當推鞠然再經赦宥不可追罪姑置勿論今若國家修營
則官吏必以館宇委諸國家誰肯用心宜令其官修治 上從之遂下
諭書于平安道監司義州義順館望華樓不輕布置改創○世子謂政
府曰一應人民自己冤抑許令告訴分遣行臺發摘守令所犯已曾受
教然告訴之事不曾放舉且於何時設遣行臺而何以選揀歟擬議以申
政府申込因年歉民間多事務要安靜若遣行臺民間搔擾其弊不貴
姑待豐年更議發遣左贊成皇甫仁曰監察率是新進之輩處事或失

其中昔 太宗朝擇遣朝臣諳練者請依此法右贊成金宗瑞曰農事
豐稔則今秋發遣亦便命姑停之○忠清道監司啓清州文義洪州公
州瑞山稷山水川等州縣虫食田禾○世子遣脩屬祭于領中樞院事
趙末生其文曰惟公稟性豪邁器宇寬洪學既該博理又研窮昔爲賓
客發我愚蒙庶幾百齡永仰高風云胡不淑遽至於斯追惟舊德良用
傷悲俾奠一爵尚克饗之○己酉對馬島宗貞盛遣也老仇獻木芙蓉
三株楊梅木株命植于上林園○黃海道鳳山記官李峻廣植田疇並
畜三妻影占良民五戶欺隱所耕田數結以避繇役抑買民田又多聚
飲且托官家田獵多率軍民誦稱驅軍分授旗麾登山逐獸與善射者
遊戲射獵信宿民間使之供億戴笠挿羽衣服侈麗常自擬李判院事
豪橫鄉曲多行不法事覺憲府啓峻爲一邑原惡姦猾僭越略無畏忌
元典元惡鄉吏所犯深重者典刑回示請依此法置之極刑 上命減
死屬爲三水郡驛吏知郡事李一元亦坐不能禁制罷職李判院事謂
順蒙也以威脅人恃寵怙勢候漁殖貨受人賄賂在妄之行聞于中外
故峻亦劾之○壬子開城府留守成念祖以病上書辭職從之○司憲
府上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張則人心淑政治清而升其國於

明昌四維弛則人心汚政治墮而降其國於暗昧禮義爲治人之大法
廉恥爲立人之大節而有關於國家之治體者然也雖自其一身而言
之遵禮義重廉恥者則能保其安榮而令名垂於後代棄禮義捐廉恥
者則終陷於禍敗而遺臭流於萬世然則有國者可不知所以維持國
體之道爲士者可不念所以砥礪名節之義乎觀諸古人之事可以知
勸戒矣公儀休爲魯相客遺魚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
嗜魚故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漢
楊震遷東萊大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令謁見至夜懷金十
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東漢鄭均兄爲縣史頗受禮遺均
諫不聽即脫衣爲傭歲得錢帛悉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
身棄捐兄感其言遂爲廉潔羊續爲南陽太守敝衣薄食府丞嘗獻以
生魚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魏時苗爲
壽春令之官用黃犢牛牽車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晉胡威父質以
清忠稱爲荊州刺史威往省父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
答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爲徐州刺史風化大行武帝問卿孰與父清對

曰不及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及也宋褚爲吏部尚書
有人將金一瓶求官褚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在
啓此人懼而收金去唐德宗謂陸贄曰清慎大過都絕諸道饋遺恐事
情不通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贄曰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
必悔於終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
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宋太宗爲開封尹聞
劉溫叟清介嘗遣府吏賫錢五百千遣之溫叟不敢却貯聽事西舍令
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千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
封識宛然吏還告太宗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他日太宗因侍宴論
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太祖嘆賞久之凡此諸賢風節之高千
載之下尚足以頌廉而懦立矣魏始頒祿祿行之後賊滿一匹者死秦
益州刺史李益之以外戚貴顯首以贓取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
受祿者無不跼踖賄賂殆絕唐李慶遠恃寵多受財賄按問得實命杖
一百放于嶺表如此類者身嬰戮辱累及後世寧不爲覆轍之戒乎至
以我東方言之高麗之季求賂行賄恬不爲愧舉司公請謂爲無傷馳
書四方前後相繼以至巨家大室廣開賄門貪黷成風恭惟我太祖康獻

大王應天順人奮有東方革古鼎新以洗舊俗賄賂之禁載在六典
太宗恭定大王繼志述事頓正綱維今我主上殿下誕受丕基夙夜
勵精立經陳紀萬目具張禮義立而廉恥行矣然前朝之習尚未永殄
爲州縣者或行賂遺有思義畏法而不受者有謂衍餘微物而受之者
有心知非是不欲違矣而受之者有謂此非顯贈誰得知之甘心受之者
夫以細官未隸苞苴微貺若或非義猶且懷慚况非細官未隸者乎臨
民之官字恤是急而所賂之物不是天降實皆民膏既不愛養又從而
浚之惟事贈賂其可乎彼行貨之人所懷不過爲他日求官免罪之資
而已且其所以賂之者亦見其可賂而賂之也是則不以君子待之也
亦亦愧乎昔漢丞相第五倫却人贈馬自謂每有薦舉心不能忘以倫
之賢而却其贈猶且不忘况賢不及倫而受其贈者乎若一有循私之
心則用人而賢愚倒置論事而是非易位鬻獄賣官將無所不至矣官
之失德如此則其能國家乎如此之風漸不可長六典載受賂者以不
廉論律有枉法不枉法與夫非因公事受罪坐贓之文伏望主上殿
下裁揮剛斷自今以後凡犯此禁者悉從六典與律文與者受者皆計
其贓依律科罪論以贓吏所犯雖小並皆不赦以懲貪污之徒以臻

廉讓之風不勝幸甚從之初命同副承旨李季甸草此疏以示河漢皇甫仁金宗瑞演等啓曰竊有未安且臣等各有嫌愧然心有所懷義不可不啓今疏草有肆行貪黷無所紀極與賂賄權門之語今之士大夫雖未廉正然士風不至於此極也况所謂權臣者君失其道故權移下之謂也我朝安有所謂權臣者哉如此之辭書諸史冊以垂後世則千載之下孰謂我朝爲 聖明乎臣等竊恐言過其實 上曰今之臣僚皆廉正而如此言之則可矣若不然則雖欲掩覆其可得乎演等曰唐虞之盛尚有不肖者今之士習雖正安知小人之必無也然其中清介者豈不愧恨乎 上曰予當更議遂命李甸削其語然後乃下憲府演等已犯不廉之罪固當恐懼愧赧之不服反以此爲言其無廉恥無所畏憚可知矣且權臣之語欲以激 上之怒也 上教如此尤可恥也因李興門立是法然至於食物皆以賦論未免有苛察之弊○癸丑開城府報蝗虫害穀○黃海平安道監司又啓蟲食田禾○乙卯以姜碩德爲開城留守○丙辰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以 王后三年之內鼓吹陳而不作日本關西道筑州府冷泉津宗金等五十人先詣勤政殿西庭肅拜獻土物仍隨班於繼照堂庭再拜引見宗金于堂中曰間關

遠來予嘉乃誠宗金對曰 上德甚重風穩涉海且於路上館待甚厚
禮訖命中官饋之○禮曹啓宗金帶來唐人觀音保言本住金山衛年
十四被擄到花加島留三十餘年思戀鄉土懇告宗金隨來宗金又言
予於正統元年與僧道淵朝于上國 帝賜道淵滿繡袈裟賜我段子
二十匹絹四十匹又賜日本國王之物陳於三十六卓子曰汝當禁賊
且民之被擄在汝國者甚多亦悉推刷因朝鮮琉球國以送今率觀音
保以來 殿下若送上國則予當繼今續續刷還否則吾亦不復送也
且曰國王方十三消吉來八月十五日即位則欲事大交隣然未知
中國之事問於琉球國曰中國與達子相戰有兵亂未可朝也意必琉
球商販於江南欲專其利忌我國而有是言也是以問於貴國然後決
其可否 上召右議政河演左贊成皇甫仁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
萃承文院提調鄭麟趾安止金聽金河曰唐人與宗金之言不同如是
解送奏本何以言之僉曰只言宗金率唐人一名而來因取其人招辭
以奏則宗金率來解送之實不沒而請送朝廷之意隱然矣且宗金所
言朝見之事雖不奏之亦無悔也茲巧倭人之言何可盡信而煩送朝
廷乎 上命東宮引見演等傳旨曰蕃國事大不可無權然以往事之

驗之行權則必有悔從正則必無悔事出於不得已然後行權可也昔朴
熙中奉使日本而還未久而唐人張清逃來諸臣皆以謂解送朝廷則我
之通信倭邦中國知之宜留不遣獨卞季良以謂不可遂遣之後無所悔且
中國遣使來求松鶻時議以爲若能捕獲後必爲我國之患使人諭其意
于咸吉道使臣即知而言之又捕七豹于甲山時議亦曰甲山皮物產出
之地宜不使中國知之捕土豹甲山經到吉州以出使臣亦知之此其可
悔者也中國本欲招懷倭人今奏本詳言宗金之誠則中國必遣使倭邦
經由我國弊將不賞不悉舉宗金之言則宗金將入中國具陳其言中國
必以我爲不實奏之可恥之甚也如何而可演仁奉聽執前議曰雖以此
奏有何隱諱之羞宗瑞止曰若言宗金解送之意則中國但知宗金之心
不知我國之誠且唐人與宗金之言不同如是當禮曹賜宴日詳問其言
更議爲便麟趾何曰略舉宗金解送之意庶合事宜上竟從演等議移
咨遼東遣通事安至善押送上又曰當初孤草島許倭釣魚也論議紛
紜終以許倭爲定其約納稅者非以供國用也對馬一島古籍載我國牧
馬之地倭人亦云本我國之島也然其島終爲賊數今孤草島全許而不
顧則安知後日如對馬島也故既許釣魚以示施恩之意又令納稅以明

我國之地自許釣魚以來將欲搜違約者十有餘年迄今不爲且近遣曹
彙于對馬島違約釣魚者遣兵搜捕更堅約束今又不搜捕則倭人亦謂
朝鮮聲言搜捕而實未嘗一發也肆意竊據以爲邊患遣兵搜捕亦未知
其何時也然近者納稅知世浦者甚多而不納者五六人宗貞盛即欲徵
稅送之而曹彙約束之言誠心順從暫無釁隙若發兵搜討則邊境生事
亦不可也今姑停之遣人論以停之之意何如且搜討之期若以每歲四
月爲定則彼亦知之預避不犯自無邊釁庶可兩全矣演曰今宗貞盛至
誠歸順孤草島不可搜捕若有違約者更使人詰問然後觀勢爲之今論
姑停搜捕之意亦無妨也仁宗瑞麟趾奉等曰今既更定約束不可不搜
捕全羅民慮其釣魚者肆意往來必有草竊之患今不遣兵搜捕賊倭之
變未可知也今年則七月已近不可行船明年三四月須遣兵搜之必以
三四月爲定不可也自京中移文發船之際彼亦知而預避矣今年不搜
捕之意不必通諭 上曰都承旨備書今日之議明年正月更啓○議政
府據刑曹呈啓牛之於農馬之於兵所係至重農家一朝被盜則生食之
本以絕民之疾痛不可勝言軍士之於馬亦然前此雖有盜馬者不即宰
殺轉轉放實其馬尚在民間今則不然以皮肉販賣爲利益馬而殺者亦

甚以京畿之民視之用于耕田者十無一二未能深耕遂失農業且軍士點考之時逢賊改馬者十常八九至於國場之馬盜殺無忌戰馬日減如此數年則牛馬殆盡弊將難救誠國家之大患昔鄭子產謂子大叔曰爲政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且刑統注云盜殺牛馬頭處死從者減一等今之盜牛馬者非他盜之比限風俗歸正權用重典初盜殺牛馬者決杖一百右小臂膊上刺盜殺馬盜殺牛三字並同居妻子放置巨濟南海珍島再犯者處絞初盜牛馬不殺者決杖一百右小臂膊上刺盜馬盜牛三字再犯者決杖一百左小臂膊上刺字并同居妻子放置巨濟南海珍島并不分首從勿論赦前後施行從之○議政府啓平安道監司請以鐵瓮山城移屬孟山然鐵瓮山城非但大嶺限其東西 太祖潛跡時商確審定今未可以輕議也若以孟山地瘠而窄則旁郡天牙相入之地量宜割給且水陸軍逃亡物故二百戶欲移他郡亦蠲貢物此邑

雖云流亡甚多不可全除也請減貢物之半水陸軍四百八十八戶內
二百八十八戶永除之二百戶仍令本縣充立流移人戶今秋并皆刷
還從之○丁巳咸吉道監司啓德源龍津文川永興預原定平洪原
北青郡縣虫食田禾全羅道監司啓井邑茂珍羅州蟲食田禾狀皆如
蠶○戊午日本石見州周布因幡刺史藤兼貞遣人獻土物仍請賜圖
書從之○己未賜英陵守陵官南智夏衣○是月虫食京城內外四
山及齊陵松葉發軍捕而埋之○六月壬戌世子上食于輝德殿
○慶尚左道都節制使權孟慶啓臣素畜賤妾今率赴鎮以資衣服瀚
濯補綴之事上命議于承政院僉曰邊將不可畜私妾於營中從
之○癸亥傳旨吏曹內直司尊院別監入屬及月令差定各道傳香等
事前此都承旨稱教定今後吏曹掌之○命奉常寺收藏古昔中朝所
賜編鍾編磬琴瑟等樂器毋得常用其琴瑟有宋帝手書讚文○司憲
府申軍器監匠人梁生有罪逃執其妹夫斤戴沙以罰之妹云我是李
完妾女係干議親以兄弟之故如此賤役實爲痛憫判事朴薑聞之尚
不驚駭猶曰爾言奚足信聽正元益壽等亦不舉義禁止於律不應爲
杖八十薑爲首益壽等爲從命皆罷職○江原道監司啓嶺東諸郡蝗

○甲子京畿咸吉道監司啓虫食田禾○傳旨禮曹 文昭輝德殿所用銀器自今代以白磁器○乙丑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詩謠之作皆所以稱贊先王盛德神功要必協之聲律用之上下使鄉黨邦國謳吟誦興起其念慕之心謹稽古制如周南召南本后夫人房中之樂歌而推之以及於鄉國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本天子燕群臣嘉賓遣勞使臣之樂歌而用之於燕禮鄉飲酒文王大明縣本天子朝會之樂歌而通爲兩君相見之樂肆夏繁遏深本天子宗廟之樂歌而通爲享元侯之樂歌是則國風雅頌之用初皆各有所主而通用於上下朝野之間者無疑矣今降龍飛御天謠乃爲歌咏 祖宗盛德神功而作所宜上下通用以極稱揚之意不可止爲 宗廟之用與民樂致和平醉豐亨等樂於公私燕享并許通用朝祭及拜表箋日出宮時則與民樂縵朝祭日還宮時及拜表箋迎詔勅行路時則與民樂令皆用黃鍾宮繼照堂朝祭日陞坐時與民樂縵還內時與民樂令皆用姑洗宮以爲定制從之初 上以龍飛御天歌被管絃調其縵急作致和平醉豐亨與民樂等樂皆有譜致和平譜五卷醉豐亨與民樂譜各二卷後又作文武二舞文曰保大平武曰定大業譜各一卷又取瑞應別作一舞誦發祥有

譜一卷又定俗樂以桓桓曲亶亶曲維皇曲維天曲靖東方曲獻天壽
折花萬葉熾瑤圖唯子小拋毬樂赤虛子破子清平樂五雲開瑞朝衆
仙會白鶴子班賀舞水龍吟無導動動井邑真勺履霜曲鳳凰吟滿殿
春等曲爲時用俗樂有譜一卷保大平之舞熙文引維天命不易維德
則以興於皇我列聖假哉休命膺神謨與聖烈丕顯且丕承應運
開大平至仁撫黎蒸啓佑我後人萬世相繩絕何以昭盛美是宜詞頌騰
啓宇第一變一篇 聖祖浮海徙居翰東東北民咸歸心天監在上
自我民聽民之攸歸大命以定於皇 聖穆通峻厥德東浮于海慶興
是宅人心競慕歸附日盛大啓厥宇基我永命依仁第二變一篇 翼
祖自赤島還居德源從之者如歸市上帝有赫求民之莫維此奧區乃
遷明德民斯景從仁不可失越以駸邁其從如市其從如市天所畀矣
啟我鴻業于千萬祀亨光第三變一篇 翼祖度祖繼世忠事麗主麗主
寵嘉之於皇 聖翼昭哉至德益恭益虔以服厥辟 聖度繼志終始
無斁麗主寵嘉眷倚斯密有美忠貞有光前烈保乂第四變一篇 雙城
邊遠撫綏失宜民流徙且盡及 桓祖主之民乃復業雙城澶浸實維
天府吏失撫綏民未安堵於皇 聖桓是菑是主吹煦摩拊人用寧謐

寵命是荷封建厥福隆化第五變一篇 太祖威德覃被遐邇寧謐山
戎島夷悉皆來款於皇 聖祖克明其德仁綏義服化暨南北憬彼島
夷及其山戎華面孔淑莫不率從梯航獻琛來同繹繹於赫厥靈邇安
遠肅承康第六變一篇 太宗既平鄭道傳之亂國人請以爲世子
太宗固讓于 恭靖王於皇我 聖考大計保社稷革危以爲安輿情
固所屬功烈光赫赫敦讓慶彌篤 帝命不可違終然膺寶曆受命既
不殆億載荷百祿昌徽第七變一篇 太宗當危疑之際入覲敷奏
天子優禮待之 天子方憐則未可釋於皇 聖考念我宗祏豈憚我
勤行邁維亟敷奏既明忠誠以彰媚于 天子赫哉龍光貞明第八變
一篇鄭道傳之亂 元敬王后贊謀勘定思齊 聖母倪天幽貞嬪我
王家維德之行載保宗祧贊謀允臧佑我不圖以御邦家克昌厥後永
保無疆大同第九變 祖宗世有文德制作明備蔚開大平於皇我
祖宗受命既溥將繼繼敷文德載用綏四方側席求賢俊崇文重儒
術真麗式陳教治化宣以洽禮樂極制作炳蔚開隆昌燕翼貽萬世
猗歟有烈光繹成蚘天生 列聖寵綏大東世德作求率維教功功成
治定神化彌綸禮樂明備煥乎其文左籥右翟曰既九變熙熙雍雍

盡美又善定大業之舞昭武入引皇天眷東方篤生我列聖於皇我
列聖誕興受成命世拓克肖德者武定殿功肇我不丕基以保我
大東皇皇無競烈垂裕永無極庶用歌且舜于戚奕以繹篤慶第一
變一篇 穆祖居幹東長五千戶所王業之興自此始於皇 聖穆
厥猷允塞宅彼朔方肇我王迹始建牙纛衆乃預附仁威以溥疇不畏慕聿
受帝祉其慶則篤則篤其慶命于東國宣威第二變九二篇趙小生卓
都卿據雙城以叛 桓王討平之維彼頑嚚阻險以狂於皇 聖桓受命
于襄難既亟矣我是用急戒旅行枚旣臧旣律截彼雙城我師彭彭
縣翼翼我武維皇濯靈武維皇如雷霆縱貔貅于濯征威燁赫士氣
增群醜燄氛翳清彼舊疆維我陵功之大垂萬齡赫整第三變九三
篇 太祖屢擊倭寇殲之走納哈出平紅巾賊取兀剌拔東寧逐德
興君敗胡拔都以定禍亂麗失其馭外侮維棘島夷維鷺吞西噬北暨
彼南土屠燒殆空納寇孔熾窠入咸洪包然虔劉莫之當鋒亦有紅
巾百萬其兵長驅狂奔陷我京城元餘保嶮孽僧構難及彼胡賊敢
逞邊患於皇 聖祖有虔秉鉞桓桓四征孰我敢遏我師堂堂不側不克
神定奮厥武愾是敵冒矢石匡邦國我師齊我旅鞠士鼓勇闕虎罷於

聖武神之爲衄其銳若枯摧或負疆元天成蟾之斧旋即麋于東西暨
南北神戈指勢破竹仁無敵秦膚公天祐德靖大東凱安持我神武業
業赫赫四方于征用湯兇賊胡堅不摧胡險不平靈旂攸指妖氛即清
我伐既張我功既成我振我旅言旋我行三軍奮躍奏凱騰懼執訊攸
馘連連安安無侮無拂慶溢三韓至德第四變九三篇辛耦攻遼犯上國
太祖倡大義回軍噫彼麗季主昏政虐大運將頊天奪之魏六月搆兵
敢于上國既之極諫聽我藐藐雖則啓行中心是違徇我人情回我
義旂休命我旂載回帝命是順誰其倡義神斷獨運路載懼聲三軍陶
陶既警既戒孰犯秋毫途搏獸我舒保作大順以正景命維僕順應
於鏖義師順焉多助天休震動士女悅附僕我來蘇壺漿以迎市肆不
易孰擾以驚滌彼穢德東海水清載順載應惠我民生靖世第五變九二
篇鄭夢周忌 太祖威德謀危之 太宗炳幾剪除麗季昏命有屬彼
豸臣不自度煽禍機在呼吸我聖考炳其幾決神策剪焉夷亂既定
慶無期和泰維彼不軌神人所憤 聖謀一決亂首則殞孽牙既除群
情載協無大無小莫不懼洽人歸天與于我一德有命既固贊樹鴻業
震耀第六變九二篇對馬岳雉負恩擾邊 太宗命將征之蠶爾島夷

特險負嶮辜我仁恩虐我邊垂爰赫斯怒命將征之滄海漫漫颿播戢
戢匪逝匪遊凶頑是警旌旗蔽日搏桑震疊肅制飭我師師堂堂鼓萬
艘武難擄擄其穴覆其巢大烈烈燿鴻毛鯨鯢戮波不驚奠我民邦以
寧永觀引於皇列聖奄有大東綏定厥家世有武功維功之盛維德
之崇我舞有奕聊以形容歛我十戚進止有程委委佗佗永觀厥成發
祥之舞熙光引嗟嗟我列聖積敬累深仁用端命于帝眷祐維其純
式教我用休貞符自天申續紛符孔昭匪有言諄諄庶幾揚取光蹈舞
聊以陳純佑第一變一篇 翼祖之在翰東野人將害之老嫗以告遂
避之赤島水深無舟勢甚急水忽退渴乃得渡嗟嗟 聖翼曰居翰東東
人子來維德之從野人予侮將肆頑兇神婆告止迺避厥愠洪濤俄退
白馬經進神所扶之豈殞厥問昌符第二變一篇 度祖在行營一箭
落雙鵲大蛇銜置樹上嗟嗟 聖度昔在戎壘題彼遠樹雙鵲棲止薄
言射忘疊貫迺墜巨蛇不噉樹于是寘維此嘉祥帝祉是徵佑命不違
聖孫詵興靈慶第三變一篇度祖夢見白龍來救云黑龍欲奪我居
乃往射殪黑龍白龍復夢謝曰公之大慶將在子孫嗟嗟 聖度神武
大縱靈物告急爰入我夢往則方闔禍紓一發復來報謝貞符斯晰

其符維何迺終有慶子孫其承以介景命神啓第四變一篇先 太祖

回軍有童謡曰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李元帥願言

救濟黔蒼咨彼麗昏其政不獲亂曷有定烟光火色誰其奉天救我黔

蒼嗟嗟 聖祖往來皇皇童騃無思以夫德音式歌且謡昭我天心顯

休第五變一篇 太祖駐師威化島霖潦數日水不漲及旋師登岸水

即大至全島墊沒嗟嗟 聖祖廣運其德動乃丕應維帝之迪駐師威

化溟漲渺瀰匪天之佑孰能禦之我師旣出全島即沒亨屯濟世帝命

有奕楨禧第六變一篇 太祖龍潛夢神人授金尺曰公才兼文武民

望屬焉持此正國非公而誰麗運斯頻潛無友紀天眷 聖祖迺整迺

理迺度我心迺立民極休祥自徵夢授金尺求作律度以正邦國平平

蕩蕩民用不忒降寶第七變一篇 太祖在潛跡有僧獻異書云得智

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之句嗟嗟 聖祖載潛龍

德天之佑之授我寶籙節彼智異巖巖其石有書孔秘神人所得來獻

我慶三韓是正於萬斯年永保休命疑命第八變一篇德源有大樹久

枯朽先 太祖開國一年復條達敷榮有麗未業既震且業 聖祖蹶

生大命斯集有樹枯槁不日不月新葉載生肺肺沃若蘇我東民本支

千春有開必先其命維新嘉瑞第九變一篇 太宗在潛邸有白龍見于寢室上嗟嗟 聖考龍德維潛於昭于天天命降監神物載見昭我嘉祥神彩昭室有爛其章 帝命不顯篤我之祜終登九五澤施斯普和成引嗟嗟 列聖世德克昌享于天心長發其祥嘉慶之見孔庶且多式播鴻休我舞我歌既奏乃闕妯媮不那○丙寅世子受朝於于繼照堂○司諫院啓訓鍊注簿金守温今以西班移叙東班其父訓曾犯不忠告身未可署經 上曰守温出身文科已經東班乃言不亦晚乎且庭臣有如此瑕類者頗多若等其悉去之乎宜速署經守温之兄出家爲僧名曰信眉首陽大君璲安平大君瑢酷信好之坐信眉於高座跪拜於前盡禮供養守温亦佞佛每從大君往寺披閱佛經合掌敬讓士林笑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司饗別坐乃大小宴享執事者也近來擇之不精而又數迺不習其業徒爲媒進之路自今曹與司饗提調擇身言有才者一差三人取旨差任以久其任若能堪其任者雖或不得已遷他官迺任還差犯罪者若非十惡奸盜量其罪狀啓聞仍仕從之○庚午 上命世子引見六承旨傳旨曰淨業院之設久矣且其任持是予親屬似不可革然寡婦群聚屢有干邦憲者今欲革之但皆是無

侍賴者全仰院之奴婢土田若遽革之則此輩必皆失所因循不革弊復如前即將革之乎待秋而革乎若之何而可左副承旨李宜洽曰宜當待秋革之都承旨黃守身等曰既知不可當速罷之何待後日且以院之尼盡是士族有田民者豈皆院之奴婢土田是仰哉世子曰吾將此意以啓○辛未 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以河演爲議政府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李順蒙領中樞院事朴從愚左贊成兼判吏曹事鄭麟趾吏曹判書許詡禮曹判書趙惠知中樞院事朴以昌禮曹參判李穰同知中樞院事金義之漢城府尹○壬申對馬島宗貞盛一歧州源永遣人獻土物○議政府啓今當禾穀長盛之時久霖之後累日不雨旱氣可慮請行祈雨祭從之分遣香祝于諸道○癸酉司憲府啓判事金填妻盧民告初在田庄聞夫計音欲奔喪于康津馳入京家理裝夫之賤妾與其女子禁我所爲或牽衣裙以止之或瓜脚脛以爬之且罵曰主翁生時盡以家財付吾等非他所得擅多般凌辱臣等以爲此係綱常理宜推鞠但無左驗者唯彼妾奴婢耳以妾凌嫡之罪案而得情則於律匪輕若據其奴婢之言罪其主亦爲未安然盧氏旣爲一家尊長則賤妾不得私其奴婢矣據妾奴婢爲證似無妨也但此事不告

於其時今乃發於爭財之後是則可疑臣等未知所裁伏候 上旨命
議于政府政府啓曰填待盧氏甚薄盧之憎妄審矣妾若不禮則盧氏
必即告矣妾待爭財之後果可疑也相爲容隱至爲良法不可以此疑
獄而毀之也從之○甲戌傳旨刑曹司憲府義禁府近因水旱民生艱
苦須今在豐稔庶可得所前月以雨之後風亂氣清將有旱徵伸冤抑
謹天戒不可緩也其令放輕繫決滯獄○乙亥 世子上食于輝德
殿○丙子 上憂早命勿進酒又停諸道進膳○司憲府啓濟生院奴
勿差他役已有立法內醫院聽直余同乃濟生院奴也臣等鞫問其由奴
初爲提調李順象跟隨陪往楊根別業路間得疾未行提調疾之令置
我於苦病人在處別差醫負置於歇病人所在提調使人偵之憎醫負不
從其命即除祿罷黜使令置我於苦病人在處我果得重病瀕死復蘇後
又送於典獄造成軍累月不適刑曹判書尹炯見我長在苦役問之我
以實告居數十日乃得爲內醫院聽直臣等以爲大臣以私怒置人於
死地又黜醫負非徒失宰相之體其爲侵虐小民亦甚此事似涉訐告
然推鞫廳直之故而發且前受教自己冤抑侵害等事皆得聽理請鞫
之不久憲府更請之命召濟生院官吏問其狀與憲府言異 上曰

聽小人之言遽劾大臣未可也其勿鞠之順蒙性本暴戾志行荒惑雖以
武藝有名然驍而無略怯而無勇時人以爲無將帥之體今以一時私嫌
疾小人已甚敢行不法之事時議非之○平安道監司報道內連月下兩
平壤等十三州縣川飜覆沙之田九二千三百五十六結○丁丑刑曹判
書尹炯上書曰自古旱暵之災由於刑罰之失中臣以庸愚濫長秋官使
試訟煩而囹圄不虛所以累聖治召天災者靡不由此伏望命收臣職
以弭天譴不允○己卯兩議政府六曹啓近日雖若旱暵若衿川果川水
原等處稍有雨澤昨夜之雨亦足以蘇禾稼伏望小弛聖慮許進藥酒仍
獻香醞十瓶 上曰近年水旱相仍黎民阻飢予甚軫慮幸而今年禾
穀稍茂忽值垂成之日連日不雨深以爲憂今乃降雨予亦喜焉遂許進
酒仍令各殿各宮依舊供進○庚辰議政府據吏曹呈啓禪教兩宗寺社
住持令其宗擇僧有戒行者一筴三人報曹差下適期以三十朔爲限住
持有所犯者各其宗舉劾報禮曹論罪罷黜所犯重者望報僧亦并科罪
從之○辛巳 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議政府啓諸道例進物膳並
令勿進慶尚全羅忠清道前年不失農今年雨澤雖未浹洽亦非不雨京
畿則無轉輸之勞請皆許進 上曰今農務方殷姑待數月而後許之遂

不允○日本一歧州兵部少輔源永遣人獻土物致書禮曹曰伏聞去歲
皇后昇遐欲致吊禮予亦居父喪至今遲怠不堪皇恐今以輕薄之物
聊表獻芹之誠命賜布四十五匹又特賜絲紬四匹縣布黑麻布白苧布
各二匹虎皮二令雜彩花席二張○甲申大雨○世子謂承政院曰夏月
進牛已有舊例且今停諸道進膳與政府議進如何於是承政院遂與政
府禮曹欲進 上謂承政院曰古人云君無故不殺牛每夏政府數進於
心未安欲立法以禁之然醫書云良藥且宜於老人如不得已而用之則
有妨於立法之意不敢耳其論政府毋得進焉○諭咸吉道監司都節制
使右議政皇甫仁啓都節制使本營及行營奴婢往來供億之弊不小鏡
城改都護府革其判官宜移本營於行營所在鍾城之地議於諸臣兩論
不一予亦未知適從何說卿其廣詢熟計以聞○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淨
業院多屬土田奴婢以養剃髮守信寡婦之無依者誠國家忠厚之美意然
剃髮爲尼者不啻千百而淨業院所養不過數十有不均之怨且住持非
其人則田民稅貢以爲己用其弊無窮請令革罷 上曰若遽罷之則寡
婦必有失所者據今見在之數有關不補漸次革之○乙酉諭諸道監司
開城府留守近年以來疾疫大盛考其一歲死亡救活之數京中活人院

則生者十居八九外方則一道死亡幾至四千何京外若是其相懸歟迹其所由活入院盡心治療藥餌飲食惟其所適故生活者多外方則不能救恤遂使赤子橫罹天札如此其多言之可爲於邑其諸道疾疫救恤之法載在元續大典詳悉無餘但官吏不致察耳卿其體予懇惻之意一依成法盡心救恤使我元元共濟仁壽之域○丁亥世子謂承政院曰司僕提調金宗瑞申有猿之處馬不疾病尹仁甫亦曰日本畜猿專是爲馬故養馬者若無猿則必盡以貼壁禳之以我國言之內乘有猿而馬不病外乘無猿而馬屢斃亦其驗也內乘猿有雄無雌今來倭人持雌雄入吾境而雄死禮曹只給雌猿之價非也并給雄價使尹仁甫言於倭人微示國家求猿之意○戊子諭平安道監司今通事金辛回自遼東啓達達也先大師屯兵黃河冬月欲攻海西野人遼東閱軍隄備建州李滿任曾往北京自請扈從閏四月挈家赴京童倉允察亦無如之何欲將向東屯居予料也先旣滅三衛欲殲海西諸種野人莫不畏懼不敢寧居蓋其勢方張如此其盛將來之變難以盡知卿密知此意一應防禦諸事預慎布置○密陽人卞松年才十歲以刀刺其主永果以父奴爲主所侵故也命拿來囚義禁府鞠之○己丑司憲府啓今以曹彙爲成均注簿兼宗學博士成均宗

學其任匪輕須以經明行修者差之彙嘗與崔敬身為兵曹郎廳以罪
繫獄不勝忿恨拳歐敬身如此薄行之人不合此任願須改差 上曰所言
然矣然非終身之累其勿復言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七

秋七月辛卯朔世子行朔祭于輝德殿○以璵爲和義君權恭奉憲大夫
尹璠判中樞院事李孟珍成念祖並知中樞院事金世敏刑曹參判李思
任工曹參判楊厚同知中樞院事河漢中樞院副使李審仁順府尹金鉞漢
城府尹申自謹吏曹參議鄭陟戶曹參議安進兵曹參議趙遂良刑曹
參議任孝信工曹參議趙順生奉安國金壽延並僉知中樞院事元自直
守司憲掌令金浚守司諫院右獻納趙惠京畿都觀察使權孟孫咸吉
道都觀察使閔恭慶尚道觀察使奇虔全羅道觀察使成奉祖慶尚右
道都節制使○傳旨議政府帶兼官者於兼官告殿則只罷兼職其後罷
其本職仍仕兼官今者如此之人罷兼職乎罷本職乎左議政河演等曰或
憚兼官故不勤仕以致居殿者有之若只罷兼官則是墮於術中也俱罷
兼官本職以示勸戒從之○傳旨議政府諺文廳及醫方撰集書寫別侍
衛忠順衛內直司尊院有勞於書札欲給別到何如各司吏典之如此者
其給別仕例也上項軍士成衆官雖以奪人都目爲辭然軍士成衆官與吏
典其奪都目則一也於吏典給別仕而獨不給軍士成衆官無乃不均乎
擬議以啓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右

參贊鄭甲孫曰若以軍士成衆官有功亦給仕到則二三年之內或拜四品或拜五品其濫授官爵其矣其他軍士於祁寒暑雨亦勤勞王事而常見奪都目其書寫之人坐費公廩而每都目陞品實爲未便且吏典則其所望不過七八品雖給別仕亦不爲濫矣固非忠順別待之例也臣等以謂書寫之人令各於番中擇能書者五六人對番相適書寫則事功亦不廢矣於其中特有功勞者則賞以衣服弓矢等物不宜給到也 上曰予當更議施行○壬辰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輝德殿攝行祭堂上樂第一行笙牙鐃方響大鐃和第二行歌工六人第三行唐琵琶洞簫唐箏管唐笛唐琵琶第四行杖鼓教坊鼓各二堂下第一行鄉琵琶玄琴方響伽耶琴鄉琵琶一第二行鄉箏箏歌工二大琴二歌工二奚琴第三行杖鼓一教坊鼓二第四行唐琵琶唐笛管方響唐箏箏洞簫唐琵琶第五行杖鼓五從之○癸巳申明中外疫疾人救療之法○對馬島宗貞盛遣藤茂家藤茂利來朝○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諸山陵四時大享俗節別祭依文昭殿例除左右俠卓從之○丙申傳旨承政院七月行船節忌也全羅道榮山城漕轉船尚未到泊予甚慮今乃初二運船節忌前到泊三運則正當節忌利涉危險俱已到江予甚喜之賜押船萬戶衣有差又命饋漕運軍一